

庾子山集

庾信著  
全十二册



庾子山集卷之三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詩

奉和汎江藝文作王

春江下白帝畫舸向黃牛

後漢書郡國志曰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號魚復為

白帝城桑欽水經曰江水又東逕黃牛山酈元注曰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許慎說文曰舸舟也聲古錦纜迴沙磧我切漢書注曰鷓水鳥畫其象於船首錦纜迴沙磧蘭橈避荻洲吳書曰甘寧住止常以繪錦維舟去或舟詩云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是也許氏說文曰磧水渚有石者橈短檝也音人遙切爾雅曰檝謂之

中有魯班刻木蘭舟 濕花隨水汎空巢逐樹流建平

船梯下荆門戰艦浮晉書曰王濬造船於蜀其木梯

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

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後漢書曰岑彭破荆門長

驅入江關吳漢留夷陵裝露橈泝江而上荆州記曰

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門上合下開有

以爲名因岸社多喬木山城足迴樓日落江風靜龍吟

迥上游漢書項籍傳曰古

奉和山池梁簡文帝

樂宮多暇豫望苑暫迴輿樂宮長樂宮望苑博望苑也 鳴笳陵絕

浪飛蓋歷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門葉半疎荷風驚浴

鳥橋影聚行魚日落含山氣雲歸帶雨餘

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內史

潘岳關中記曰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  
居都之南也括地志曰終南山一名中南山

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  
一名泰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肺山在雍州

萬年縣南五十里內史宇文昶也利陪駕幸  
終南山詩云堯蓋臨河潁漢蹕踐華嵩日旂

迴北鳳星旆轉南鴻青雲過宣曲先驅背射  
熊金桴拂泉底玉琯吹雲中古轍稱難極龍

途或易窮煙生山欲盡潭盡水恒空交松上  
連霧修竹下來風仙才道無別靈氣法能同

東棗差朝座西桃獻夜宮  
詔令王子晉出對浮丘公

玉山乘四載瑤池宴八龍  
穆天子傳曰天子至於羣

所謂策府郭璞注云山海經羣玉山西王母所居又  
云造父乃具青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郭曰與王同

車御右之屬左傳所謂四乘是也尚書禹曰予乘四  
載孔安國曰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輶

夏子山集  
卷之三詩  
二

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天子乘八駿之乘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驊騮綠耳周

禮云馬八尺禮云馬八尺龍龍龕橋浮少海鵠蓋上中峰山海經曰有幼海少海竹

書紀年曰周武王伐紂東至於九江叱龍鼉以為梁江淹恨賦云方架龍鼉以為梁是也中峰即關中記

所謂中南山言飛狐橫塞路白馬當河衝漢書酈食其曰距飛

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勢則天下歸矣臣贛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史記高祖本紀曰劉賈

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水奠三川石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

封五樹松史記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韋昭曰三川河伊洛

也秦始皇本紀曰始皇東封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為五大夫按五大夫秦時官名也此云五樹

矣松長虹雙瀑布圓闕兩芙蓉戍樓鳴夕鼓山寺響晨

鐘新蒲節轉促短筍籜猶重謝靈運詩曰新蒲含紫茸服虔漢書注曰籜筍

皮也樹宿舍櫻鳥花留釀蜜蜂櫻桃一舍桃迎風下列缺灑

酒名昌容漢書揚雄傳曰辟歷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列缺天隙電照也列仙傳曰昌容者常

山道人自稱殷王子食蓬蘽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

世而然奉祀者萬計讚曰殷女志榮又女曰欣陪北

仙傳云昌容商王文也知昌容為女仙矣此一作上一作欣陪方欲待東封東封謂封禪泰山也爾雅曰東嶽為泰山

### 和宇文內史春日遊山

遊客值春輝金鞍上翠微爾雅云山未及上曰翠微風逆花迎面

山深雲濕衣雁持一足倚猿將兩臂飛戍樓侵嶺路

山村落獵圍道士封君達仙人丁令威神仙傳曰封衡字君達隴

西人也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搜神後記曰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

歸 遼 煇丹於此地居然未肯歸

遊山 一作遊仙

聊登玄圃殿更上增城山不知高幾里低頭看世間

玄圃卽縣圃崑崙山名也淮南子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又曰崑崙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

唱歌雲欲聚彈琴鶴欲舞 列子曰秦青撫節安歌響遏行雲玉符瑞圖云

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 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 說

入而下衛明珠舞於庭 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 說

曰澗山夾水也列子曰五山之根無所連 婉婉藤倒

垂亭亭松直豎

和宇文京兆遊田 北史曰宇文神舉建德三年

小苑禁門開長楊獵客來 揚雄來獵賦序曰武帝開廣上林西至長楊五柞

懸知畫眉罷走馬向章臺

漢書曰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時罷

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而拊馬

澗寒泉反縮山晴雲倒回熊

饑自舐掌雁驚獨銜枚

熊掌熊躡也左傳宰夫肺熊躡崔豹古今注曰雁自河北

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長繪繳焉周禮銜枚氏軍旅由役命銜枚鄭以為枚止

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常銜蘆長數寸以防

言語囂誼也枚狀如箸橫銜之言雁之銜蘆亦類是矣

美酒餘杭醉一作芙蓉即奉孟

神仙傳稱王遠與

### 奉報寄洛州

本傳信拜洛州刺史按周本紀建德六年平齊子山為洛州刺史時也

舟師會孟津甲子陳東鄰渡孟津又牧誓曰武王伐殷師



昧爽王朔至於商郊乃誓孔安國曰克紂之月甲子

之日二月四日也易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

之禴祭崔憬曰居中當位於既濟之時則當是周受

命之日也按北齊本東魏所禪後周本西魏所禪以

西鄰喻周而謂東雷轅驚戰鼓劔室動金神淮南曰

鄰為齊比殷紂矣

車輪周禮有雷鼓雜記曰高祖幕府風雲氣軍門關

斬蛇劔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

塞人漢書音義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長於析鳥羽

幕府左傳胥甲趙穿當軍門而呼

合甲抱犀鱗常職云析羽為旗鄭注云析羽皆五采

繫之於旗旌之上所謂注旄於首是也周禮

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三百年合甲壽三百年星芒一

丈燄月暈七重輪天文志曰慧星小者數寸長或竟

新育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按慧體無光傳

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則

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

天官書曰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索隱曰天文志

災

云其占者畢昂間天街也街北育也街南中國也昂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是歲高祖自將兵擊匈奴

至平城為胃頓所圍七日乃解則黎陽水稍淥官渡天象有若符契七重者主七日也

柳應春漢書音義臣瓚曰黎陽在魏郡伏滔北征記曰黎陽津名也劉楨鄴中詩曰北渡黎陽津

銑曰謂從太祖征袁紹也漢書音義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為鴻溝即今官渡水也官渡袁曹爭戰之

地黎陽官渡本魏地後魏都洛自分東西東魏都鄴後禪於齊西魏都長安後禪於周時周武帝親征

故子山得蒞此地無庸奉天瞻驅傳牧南秦繁辭勞

簡牘雜俗弊風塵言已為洛州刺史也周書本傳云

清淨吏民安之即此時矣周禮鄭注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傳傳張

戀反杜預春秋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陸士衡詩云京洛多風塵

上洛逢都尉商山見逸民後漢靈帝紀曰中平元年

更之詩 卷之三 詩 五

屯都亭置八關都尉注云都亭在洛陽漢書曰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

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三輔舊事曰留滯終南下四皓秦時為博士避於上洛牛耳山

惟當一史臣司馬遷自序云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括地志云終南山一

名周南山徐廣曰擊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

曰張晏云自陝已東皆周南地也言今當乎齊正功

臣建封之日已為洛州刺史晉書周南無兼一史臣

### 奉報窮秋寄隱士

以詩末二句解之當是報趙王也

王倪逢齧缺桀溺耦長沮莊子曰齧缺問於王倪又天地篇云齧缺之師高士

傳曰王倪堯時人也英雄黎牀負日荷麥隴帶經鋤記曰

桀溺長沮出論語釋名曰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

向詡常坐藜牀上釋名曰兒寬帶經而鋤又魏略云常林

以自裝載也漢書曰兒寬帶經而鋤又魏略云常林

性常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自然曲木几無名

科斗書

爾雅曰科斗活東疏云郭曰蝦蟆子一名科斗一名活東頭圓大而尾細古文似之孔安

國云皆科斗古文是也

聚花聊飼鶴穿池試養魚小村治澁路

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樹疎空枉平原騎

來過仲蔚廬

平原謂趙王也史記云趙有平原君故以為比高士傳曰張仲蔚之所居蓬蒿

沒人

### 上益州上柱國趙王二首

周書趙王招傳云武成初進封趙國公食邑萬戶保定中為柱國出為益州總管建德三

年進爵為王

銅梁影棠樹石鏡寫褰帷

蜀都賦注曰銅梁山在巴東銅梁影棠樹者言趙王

出鎮益州巴蜀銅梁是其聽政之所若名伯甘棠矣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為女子蜀王納以為妃無

幾物故葬於成都郭中以石鏡一枚表其墓寒雅買

兩江如漬錦雙峰似畫眉蜀都賦曰

雙流括地志曰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

記曰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

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水經注益州記曰

平鄉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十里秋

日清澈望見兩山穿荷低晚蓋衰柳掛殘絲風流盛

相峙如蛾眉焉魏略曰

儒雅泉湧富文詞無因同子淑暫得侍臨淄郫郫淳

字子淑博學有才章高祖素聞其名甚敬異之欲使

在文學官屬中會臨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

植初得淳甚喜及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

之差頌古今文章賦誄當官政事官所先後用武行

兵倚伏之勢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歸嘆植之

材謂之天人於是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

亦屢稱植材子山以趙王之才比於陳思矣

寂寞歲陰窮蒼茫雲貌同鶴毛飄亂雪車轂轉飛蓬

雁歸知向暖鳥巢解背風呂氏春秋曰仲秋之月候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高

誘曰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羽寒沙兩岸白獵火一

山紅願想懸鶉弊時嗟陋巷空詩伐檀云不狩不獵

詩序曰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又按懸鶉敝衣荀子曰子夏之衣如懸鶉論語云在陋巷

### 謹贈司寇淮南公

司寇淮南公魏宗室元偉也周書武帝紀云

建德四年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使於齊周

書列傳云元偉字獻道河南洛陽人也魏昭

成之後少好學有文雅建德二年遷小司寇

四年以偉為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祖親戎

東討偉遂為齊人所執六年齊平偉方見齊

高祖以其久被幽繫加授上開府位至大壽

軍初自鄴還也庚信贈其詩曰號亡垂諫返

齊平寶鼎歸其為辭人所重如此  
按此知是詩為贈淮南公元偉也

危邦久亂德天策始乘機危邦亂德言齊國久危也

東討也左氏傳曰天策焯焯號也天策乘機謂高祖親悉  
公其奔杜注云天策傳說星也九河聞誓衆千里見

連旂九河禹貢鉤號亡垂棘返齊平寶鼎歸左傳舊

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號五年滅號戰國策  
樂毅書曰故鼎反於歷室言齊平偉歸為國重寶也

久弊風塵俗殊勞關塞衣絆驥還千里垂鵬更九飛

猶憐馬齒進應念節旄稀言齊平見釋高祖以其久

子曰絆騏驥而求千里說文曰絆半也拘使半行不  
得自縱也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

其翼若垂天之雲又云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穀梁  
傳曰馬齒加長矣漢書蘇武傳曰匈奴徙武北海上

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  
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

盡落言於此時不廻軒入故里園柳始依依舊竹侵

行徑新桐益幾圍寒谷梨應重秋林栗更肥謂偉歸也謝靈

運詩曰園柳變鳴禽潘岳閒居美酒還叅聖雕文本

賦曰張公大谷之梨故云寒谷美酒還叅聖雕文本

入徵促歌迎趙瑟遊絃名楚妃好偉本傳云偉性溫柔

業篤學愛文政事之暇未嘗棄書謹慎小心與物無

忤時人以此稱之詩小宛云人之奔聖飲酒溫克箋

云中正通知之入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魏

志曰時禁酒尚書郎徐邈私飲酒至沉醉校事趙達

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大怒鮮于

輔進曰平日酒客謂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雖文

即揚子法言所謂雕蟲篆刻者也揚子晚而談玄是

入徵矣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嵇

康琴賦曰鶡雞遊絃又曰王昭楚妃注引歌錄曰石

崇作楚妃嘆陸機吳趨行云楚妃且勿嘆齊娥且莫

謳小人司刺舉明敷一作實濫吹刺舉洛州漢官儀

小人司刺舉明敷一作實濫吹刺舉洛州漢官儀

小人司刺舉明敷一作實濫吹刺舉洛州漢官儀

小人司刺舉明敷一作實濫吹刺舉洛州漢官儀

小人司刺舉明敷一作實濫吹刺舉洛州漢官儀

小人司刺舉明敷一作實濫吹刺舉洛州漢官儀

小人司刺舉明敷一作實濫吹刺舉洛州漢官儀



日刺舉州事尚書曰明明駮創匪敷舉也濫吹南部  
即南郭吹竽事江淹雜體詩曰濫吹乖名實

治都尉軍謀假建威六府地志曰洛州後周置東京  
總管漢書百官公卿表云

武帝元鼎二年置三輔都尉奉車都尉駙馬都  
尉皆比二千石後漢書曰耿弇為建威將軍 商山

隱士石丹水鳳凰磯洛州治也漢書曰園公綺里  
黃公用里先生隱商洛山

高士傳曰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皆漢惠帝所立  
也山海經曰丹水南流注於渤海有鳥焉名曰鳳凰

桑欽水經曰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野亭長被  
嶺山又東南過商縣至於丹水縣入於洑

馬山城早掩扉言疆場時有警也後傳呼擁絳節交  
漢書曰郭攸止野亭

戟映彤闕漢書蕭望之傳曰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  
古曰傳聲而呼甚有尊寵也史記索隱曰

節使者所擁也漢書曰漢節純赤史記項羽本紀稱  
樊噲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謝眺酬王晉安

詩曰日軒坐彤闈言為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  
洛州刺史辱此高位也

傳曰晉侯與鍾儀琴操南音杜注云南音楚聲古史考曰夷齊采薇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

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傷已屈節仕周深愧偉之使齊全節也三才六水變四十九

條非抱樸子曰道家有三十六水經神仙傳云八公

扈謙魏郡人有詩云手搖四十九靈光在上照按謙

晉廢帝時人此謂養生無術故下文丹竈歇而年

衰也○又一解袁宏後漢紀曰宦汜繞營叫呼李藥

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

自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登劉艾亦曰臣

前為陝縣知其危險莊子曰蓬伯玉行年五十而知

四十九年之非按謂連上文信治洛州危險川竈風

如三十六灘之變身有四十十九條之非也

煙歇年齡蒲柳衰言已於今老矣無能為也南越志

有谷丹竈世說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

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先零松柏之質

經霜彌茂同僚敢不盡疇日懼難追左氏傳曰同官為僚

更千山真卷之三詩

受第... 刑正... 案... 二年... 日...

正旦上司憲府

滕王道序云入為司憲中大夫嘗正  
旦賦詩云云其王事之中優游如此

詰旦啓門闕繁辭湧筆端左氏傳曰詰朝明旦也說文曰闕

門遮也韓詩外傳云文士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節刑官漢書鄧都

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鷹應劭漢官儀曰法冠一曰柱後冠左傳曰南冠而

繫者楚囚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獬豸冠也古有獬豸獸觸不直者故執憲以其形

為冠令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周禮曰掌節以輔

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鄭注云玉節之制如王為之

以命數為大小盟載書也左傳云士莊子為載書周禮玉府云若合諸窮紀星移次歸餘律未殫呂氏

侯則供珠盤玉敦

曰季冬日窮於次月窮於紀左氏傳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言月紀已窮而冬律未盡也雪高三

尺厚冰深一丈寒短筍猶埋竹香心未啓蘭孟門久

失路扶搖忽上搏孟門山名史記云商紂之國左太

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樓烏還得府乘馬復歸欄

漢書曰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

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榮華名義重虛薄報恩難枚

且止避桓氏驄馬是也漢書曰梁客皆善屬詞賦乘

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

自為太子間乘名及卽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後

彈冠言其方垂蓮葉劍未用竹根丹越絕書曰越王

取其華粹如芙蓉一知懸象法誰思垂釣竿

司寇云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乃懸刑象之法  
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後司憲古周  
司寇也詩衛風曰籟籟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  
莫致之詩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  
思而能以禮者也言已本不欲仕又未能隱為司憲  
惟知懸其刑書在異國而不能遂其思歸之情也

任洛州酬薛文學見贈別

傳云俄拜

子居河之曲英彥本連蹤史記正義曰河曲在華陰縣界文子曰智道萬人謂

之英爾雅曰鹽形或變虎鼎氣乍成龍左氏傳曰王使周公閱來

聘饗有形鹽下云鹽虎形蓋其形象虎也杜元凱云

鹽虎形以象虎也魏土地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黃

帝登仙處昔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

地仙去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漢武帝於此  
建鼎若人承載德宮牆定數重五衢開辯路四照起  
湖宮  
文鋒言薛文學承祖父之世德更有異才也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

楊其枝五衢黃華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若衢路也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

地曰余濫推轂民願始天從上洛分都尉弘農開附

庸曰余子山自謂言除洛州刺史也漢書鄭當時傳曰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吏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

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漢書地理志曰上洛屬弘農有冢嶺山雒水出後漢靈帝紀曰中平元

年大將軍何進將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章懷太子注曰都亭在洛陽入關謂函谷關武伊關大谷轅

轅旋門小平津也漢書地理志曰羊腸連九坂弘農郡武帝元鼎四年置故秦函谷關羊腸連九坂

熊耳對雙峰史記吳起傳曰夏桀之居羊腸在其北阻九阿銑曰洛陽西十里九坂之道也漢書地理志曰

曰弘農郡盧氏有熊耳山木經曰洛水又東逕熊耳山北東北過盧氏縣南鄴道元注云禹貢所謂導洛

自熊耳是也又云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

東子山... 卷之三... 詩... 上

如熊耳此是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被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山平即是山也是

有兩熊耳山一山在弘農盧白石仙人芋青林隱士

松神仙傳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年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晉書曰高士戴安

道修道成功有真氣結成五色耳北梁送孫楚西堤別雲浮於松上故號隱士之松

葛龔滅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人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參軍梁令衛軍司馬為馮

翊太守卒後漢書曰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舉茂才為臨汾令有政績著文賦

碑誄書記故人餉書札黎陽士足封後漢書曰鄧訓凡二十篇

營兵屯狐奴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徙邊東觀漢紀曰鄧訓

黃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乏少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還過趙

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襪至上國遺訓其得人心如是

將命至鄴酬祖王真

曰高平曰原不賦曰

酬祖孝隱也北齊書祖庭傳云廷弟孝隱魏末為散騎常侍迎使時徐君房庚信來聘名譽甚盛朝開而重之於對者多取六時之秀盧孔象之徒重降階焉職更遞司賞

我皇臨九有聲教泊無隄典文盛禮樂偃武息氓黎

我皇謂梁武帝也武帝紀云大同二年十二月與東魏通和是此時聘於東魏矣商頌玄鳥詩自奄有九

有毛傳曰九有九州也按隋書稱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至大同中有州一百七是其聲教所及矣

尚書曰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孔承乏驅騏安國曰闡修文教質達國語注云偃息也

驥旌旗事琬珪一作旌旃事鼓鞶莊子騏驎驂騑一

博棊也聲渠之切驥于里馬也孫陽所相者聲几利切周禮冬官考工記曰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鄭注

云琬猶圓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古碑文字盡荒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珪以致命焉

庚子山集卷之三詩



城年代迷被隴文瓜熟交媵香穗低西都賦曰溝塍

文曰媵稻也投瓊實有慰報李更無蹊詩衛風木瓜云

之以瓊玖漢書李廣傳贊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將命至鄴魏文章辭在梁時作聘

大國脩聘禮親鄰自此敦儀禮有聘禮鄭注云大問

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張

旃事原隰負扆一作報成言誓乃謁關人鄭注云張

壇明事在此國也張壇謂使人維之釋曰節服氏掌

祭祀朝覲六人維王之太常大常十二旒人有一

人維持二旒諸侯四人依命數大夫無文或一人

郭璞注云以帛練為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也詩曰

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辰郭注云窗東戶西也觀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鄭注云依如今

緝素屏風也斧謂之黼是也西過犯霜露北指度輶輶以示威也斧謂之黼是也

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甘塵埃輶輶阪名漢書曰沛公從輶輶臣贊曰在緱氏東南東京賦曰邪徑捷

乎輶輶交歡值公子展禮覲王孫吳公襄二十九年曰

孫穆子說之聘於齊說晏平仲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適衛說蘧瑗史狗史

鮪公子荆公孫發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國語曰王孫圉聘於晉宋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儀

禮曰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王藻云公事自闌西鄭注云聘享也又云

私事自闌東鄭注云覲面也儀禮何以譽嘉樹徒欣又稱私覲愉愉焉論語亦云矣

賦采檠左傳昭二年曰韓宣子來聘既享宴於季氏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

名公又昭元年傳曰夏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

東子山集卷之三詩

鄭伯兼享之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采芣杜預曰詩名南義取蘩葉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

其四牢欣折俎三獻滿鬯樽左氏傳曰晉士鞅來聘以齊國歸費之禮為士

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

牢又宣十六年傳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杜預曰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又昭

元年杜注曰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儀禮聘禮曰乃至於禴筵几於室薦脯醢觴酒陳席於昨薦

脯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鄭注云主人酌進奠一獻也室老亞獻上三獻也爾

雅曰壽卣鬯器也小鬯謂之坎郭注云鬯形似壺大者受一斛周禮司尊鬯云皆有鬯諸侯之所酢注云

鬯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漢書云梁人臣無境外孝王有鬯尊鄭氏以為取象雲雷矣

何由一作欣此言禮人臣無風俗既殊阻山河不復

論無因旅南館空欲祭西門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旅食南館李善曰儀禮曰

尊士旅食於門鄭注云旅衆也士衆謂未得祿所謂  
庶人在官者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  
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  
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  
眷然惟此別夙期幸共存

### 入彭城館

漢書地理志曰彭城古彭祖國

襄君前建國項氏昔稜威

襄君宋襄公也彭城為春秋時宋楚之接境故北征

記云彭城有宋桓魋石柳地理志云彭城有傅陽縣左傳襄十年云晉滅之以與宋國者也項氏楚項藉

也史記曰項羽都於彭城敗於垓下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攝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潘岳馬

汧督誅曰秋霜稜威下云鴉飛則鴉飛傷楚戰雞鳴朱襄公事也雞鳴則楚項羽事也

### 悲漢圍

漢書五行志曰朱襄公區霽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強楚爭盟後六年為

楚所執應六鵠之數云左傳僖十六年曰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與聘於宋宋襄公問焉對曰

君將得諸侯而不終杜預曰宋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之此云鴉飛傷楚戰用五行志文也傷楚

東... 卷之三 詩

戰者即春秋戰於泓之事朱襄公為楚所敗矣左傳

作鵠漢書作鵠音同杜預曰鵠木鳥高飛遇風而退

莊子云鵠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志云雌雄

相視則孕雄鳴上風雌承下風是也漢書曰漢兵圍

羽該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

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

雲更盛衰後漢書二十八將

飛禹貢曰泗濱浮磬孔安國傳曰泗水涯水見石可

彭城近泗水也禹貢曰羽

淮南子曰仲秋之月槐庭垂綠穗蓮浦落紅衣王儉

碑文云贊道槐庭楚辭曰製菱荷以為衣集芙蓉以

為袁王逸曰芙蓉蓮華也說文曰浦瀕也以周禮三

槐為三公之位故槐曰槐庭以

楚辭集芙蓉為衣故蓮曰紅衣

徒知日云暮不見舞

雪歸春官女巫巫職曰旱暵則舞雪因謂其處為舞雪

舞雪之處有壇墀樹木可以休息故論語云風

舞雪之處有壇墀樹木可以休息故論語云風

舞雪之處有壇墀樹木可以休息故論語云風

舞雪之處有壇墀樹木可以休息故論語云風

舞雪之處有壇墀樹木可以休息故論語云風

乎舞  
雩也

# 同州還

周書宣帝紀大象二年三月行幸同州庚子  
自同州至隋書地理志云駕翔郡後魏置華  
州西魏改同州按元年隋王楊堅為大後丞  
趙王招等並之國故云范雎入相穰侯出蕃

赤岸繞新村青城臨綺門周書宣帝紀云幸同州自

幡旗相蔽是同州有赤岸澤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城

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

門或曰青門廟記曰范雎新入相穰侯始出蕃史記

霸城門亦曰青綺門

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魏人范雎自謂張

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魯以攻齊也以此時

奸說秦昭王王用范雎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

於諸侯涇陽高陵之屬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

免相國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上林催獵

關輜重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

東子山集  
卷之三  
詩  
十五

響河橋爭渡喧

漢舊儀曰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史記正義

曰河橋在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

竄雉飛橫澗藏狐入斷原將

軍高宴晚來過青竹園

東觀漢紀曰上拜寇恂為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肄

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

從駕觀講武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二年十月戊午講武於少陵園

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鬪塲

漢書揚雄曰聊因校獵以風師古曰校獵謂圍守禽

獸而大獵也三輔黃圖曰長楊宮在今盩厔縣東南

三十里本秦舊宮至漢修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垂

楊數畝因為名門曰射

熊觀秦漢遊獵之所置陣橫雲起開營雁翼張史記

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雜門嫌磁石礙馬畏鐵菱傷

兵書曰八陣八曰雁行陣

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鮑明

遠燕城賦云製磁石以為禦磁石門乃阿房宮北闕

門也門在阿房悉以磁石為之故專其目令四尺朝

者皆入門而脅止以示神亦曰却育門鐵菱疑卽渠

石布渠答蘇林曰渠答鐵蒺藜也龍淵觸牛斗繁弱

駭天狼有龍淵劍名越絕書曰楚王名風胡子曰聞吳

於是風胡子見二人作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

三曰上市晉書曰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雷

煥口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繁弱弓名左傳曰封父

之繁弱天官書云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

下有四星落星奔驥驟浮雲上驩驩其疾也李尤七

日弧直狼落星奔驥驟浮雲上驩驩其疾也李尤七

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陳孔璋

所云飛兔流星趙山越海者也張衡南都賦曰驥驥

齊鑣五臣木作驥驟李善曰穆天子傳云八駿有赤

驥驟耳陳琳代曹洪與魏文帝書曰夫驟驥垂耳於

坳牧驟音綠字從馬取驥綠耳之義也西京雜記曰

文帝有良馬名浮雲驥驪左傳作肅爽唐成公如楚

有兩肅爽馬是也杜預曰肅爽駿馬名爽音霜

或作霜以肅霜名馬後人更從馬字為驥驪急風

庚子山集

卷之三

詩

七



吹戰鼓高塵擁貝裝

荀子曰東海有紫紘揚倮注云紫貝也紘當為蚘郭璞謂之石

蚘蓋蚌蛤之屬古以龜駭猿時落木驚鴻屢斷行

駭

貝為貨張宴曰裝囊也

養由其事驚鴻樹寒條更直山枯菊轉芳

香

豹略

推全勝龍韜

一作

揖所長

莊子曰從說之則有金板六

皆周書名或曰秘識也本又作韜

小臣欣寓目還知

奉會昌

左傳子玉曰請君馮軾而觀之得臣亦寓目焉蜀都賦云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

運期而會昌劉達注云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昌慶也言天帝於此會

慶建福也時將發師

至蜀從駕講武故云

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

報趙王招也周書趙王招傳云保定中拜為柱國出為益州總管按上篇講武詩還知奉

會昌下篇奉和趙王送峽中軍知是為益  
州總管時不然本傳趙王之出師也多矣

上將出東平先定下江兵國也後漢書有東平王蒼

又曰王莽地皇三年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

郡國志云南郡編縣有藍口聚注云下江兵所據今

當陽縣是也韓詩外傳曰昔楚

城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異苑曰涼州

石以昔有覆帥於此積尸數萬大風沙覆成山

等入軍於越吳都賦曰習御長風狎翫靈胥李善注

云越絕書曰子胥死王使捐於大江口乃發憤馳騁

氣若奔馬乃雨歇殘虹斷雲歸一雁征暗巖朝石濕

空山夜火明低橋澗底渡狹路花中行觀此數語知

也錦車同建節魚軒繫泊營軍中女子氣塞外夫人

城言與趙國夫人紇豆陵氏同行也漢書西域傳曰

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馮鳥孫

右大將妻右大將與鳥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

人說鳥就屠降鳥就屠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

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焉

夫人錦車持節詔馮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左氏

傳曰歸夫人魚軒漢書曰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土地

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

關中羣盜妻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太匿軍中陵獲

得皆斬之又商子兵守篇云壯女為一軍史記云孫

武以兵法見於吳王試以婦人梁湘東王嘗出軍有

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朱能先誅女子將非孫

武遂欲驅戰婦人皆引軍中女子之事也漢書曰漢

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

亡其妻率餘眾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宴曰范氏能

詛胡者時趙王將婦出軍故引軍中女子塞外夫人

之山紇豆陵墓誌云柱國殿下楊旌玉壘驅傳

銅陵夫人從政月峽贊德雲門是

也夫人後薨於成都之錦城矣

小人乖攝養岐路

阻逢迎小人子山自稱也揚子悲岐路爾雅曰幾月

芝田熟何年金竈成十洲記曰鐘山在北海之子地

頃畝也鮑照舞鶴賦曰朝戲乎芝田史記曰少君言

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

益壽則哀笳關塞曲嘶馬別離聲傳立笳賦序曰吹

子山身為羈旅又與趙主離別即李王子身為寶深

陵書所謂真笳互動牧馬悲鳴者也

思不倚衡王子謂趙王也史記袁盎曰百金之子李

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也

### 和趙王送峽中軍一作和趙王送從軍

樓船聊習戰白羽試為軍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

日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

戈船上建戈矛呂氏春秋白武王伐殷係墮武王左

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為係鸞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芻

三軍之士莫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高誘淮南子注云撝揮也山城對

却月岸陣抵平雲水經注曰海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壘湘中記曰衡有王牒禹案其

文治水遙望衡山如陣雲沿赤虵懸弩影流星抱劍

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文風俗通曰汲令應彬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其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虵宣惡之彬曰此弩影似耳古今

注曰吳大帝有寶劍六白胡笳遙警夜塞馬暗嘶

虹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羣李陵答蘇武書曰育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

也作客行明月峽猿聲不可聞蜀本紀曰蜀王秀所建

荆州記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奉和趙王途中五韻

飄飄映車幕出沒望連旗度雲還翊陣迴風卽送師

風后握奇經有雲陣風陣又六宗箕星有風師之名故云度雲翊陣迴風送師也 峽路沙如

月山峰石似眉華陽國志曰巴郡枳縣有明月峽蜀

眉山名在成村桃拂紅粉岸柳被青絲錦城遙可望

迴鞍念此時在豫益州記曰益州城張儀所築錦

### 同盧記室從軍

隋書列傳云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

王憲引為記室其後襲爵容城伯從憲伐齊說伯杜鎮下之是其事也又按齊王憲傳憲

伐齊在天和六年此云同盧記室從軍知伐齊之役子山同盧愷並從齊王軍行也

河圖論陣氣金匱辨星文孔安國尚書傳曰河圖卽

東... 卷之三 詩

諸葛孔明所謂八陣圖也若入卦矣太公有全地中  
圖書金匱辨星文者步星宿以紀吉凶之象也

鳴鼓角天上下將軍後漢書公孫瓚與子續書曰鼓

太尉東擊吳楚既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兵事上  
神將軍何不從此右去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為將

軍從天函犀恒七屬絡鐵本千羣周禮曰函人為甲

而漏銘曰鐵馬飛梯聊度絳合弩暫凌汾陳琳武庫

也則飛梯行雲臨閣靈構隋書地理志云絳郡後魏  
置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又正平縣有後魏南絳郡

翼城縣後魏置曰北絳縣并置北絳郡後齊廢新安  
縣并南絳入焉絳曰北絳舊置絳郡後周置晉州又曲沃

縣有絳山按絳本春秋時晉地左傳莊二十六年晉  
士蒍城絳以深其宮杜預曰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

邑縣時周齊接界並置郡縣故伐齊之師飛梯度絳  
矣釋名曰弩者怒也其柄曰臂鉤弦者為牙隋志文

成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為汾州後齊為西汾州  
後周平齊置總管府按汾亦春秋晉地左傳稱臺駘

後周平齊置總管府按汾亦春秋晉地左傳稱臺駘

汾神時齊未平西汾尚屬寇陣先中斷妖營卽兩分

於齊故云合弩凌汾也連烽對嶺度嘶馬隔河聞方言曰烽虞

寇陣妖營謂也連烽對嶺度嘶馬隔河聞方言曰烽虞

山河謂箭飛如疾雨城崩似壞雲之戰云弩射城中

如雨有流星墮營中正晝有雲氣若壞山英王於此

戰何用武安君英王謂齊王憲也吏

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云保定王奪追錄佐命之功封鳳徐國公

八風占陣氣六甲候兵韜易籍通卦驗云東北曰條

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條

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一名融風景風又

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杜預注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



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黃帝元女兵法曰

於風后曰吾聞楚帝有屈勝之圖六甲陰陽之道

公有六韜文武虎豹龍置府仍開幕麾軍即乘旄

犬說文曰韜劍衣也

注晉灼曰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太克獲帝就拜大

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淮南子曰武王伐紂渡孟津

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武王左

操黃鉞右秉白旄矚目而攜之風濟而波罷張季子

思玄賦舊注尚書曰右秉白旄以麾按執旄以指焉

也秦漢以來即以所執之旄名曰麾謂麾橋曲蓋者

也長旗臨廣武烽火對成臯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引

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因為廣武城在敖

倉西三室山上地理志曰河南郡成臯故虎牢或曰

制匈奴傳烽火通於長安師巡寒重挾纒酌水勝單

古曰晝則舉燧夜則舉烽

膠左傳宣十二年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

日玉藻云纒為繭緇為袍鄭云纒新綿也黃石公記

日昔良將之用兵也人饋一簞膠投河令衆迎流而

日昔良將之用兵也人饋一簞膠投河令衆迎流而

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初而陣後雲逾直兵深星

三軍思為致成非滋味及之也陣後雲逾直兵深星

轉高陣雲注見上篇從駕觀講武詩河圖電燄驅龍

馬山精鏤寶刀崔豹古今注曰秦始皇有馬名奔電

曰于將作劍來塞迴翻榆葉關寒落雁毛注曰長榆

雁門山即北陵西踰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

既得從神武何須念久勞易繫辭曰古之聰明睿知

從軍詩曰所從神武安得久勞師

伏聞遊獵

虞旗喜且晴獵馬向山橫周禮曰若大田獵則羣

禽而石關魚貫上山梁雁翅行相如上林賦曰羣鳥

瑪焉

日貫以宮人寵無不利主彌曰驕頭相次假  
范蔚宗樂遊應詔詩曰山梁協孔性白虎通曰雁飛

則成行鮑照出自薊北門行  
日雁行緣石起魚貫度飛梁  
雪平尋兔跡林叢聽雉

聲馬嘶山谷響弓寒桑柘鳴  
許慎曰南方有柘巨黍

聞弦鳥自落望火獸空驚無風樹即正不凍水還平

誰知茂陵下願入睢陽城  
漢書曰相如上疏諫獵既

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  
里招延四方豪傑言已欲擬相如病免仍歸梁也

見征客始還遇獵

貳師新受詔長平正凱歸猶言乘戰馬未得解戎衣

史記大宛傳曰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宛期至貳

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衛青傳云封青為長平

侯周禮曰王師大獻則合奏愷樂鄭注云大獻獻捷

於祖也左氏傳曰振旅凱入於晉吳都賦云迄可休

而凱歸戎衣者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鄭注云韋

弁以韎韠為弁又以為衣裏也杜預左傳注曰戎服

軍旅之衣也上林遇逐獵宜春暫合圍苑中養百獸天子

秋冬射獵取之史記曰上至長楊漢帝熊猶憤秦王

雉更飛出漢書孝元馬昭儀傳曰上幸虎圈鬪獸熊佚

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好曰猛獸得

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

焉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兔而不知

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為積弗迷積弗迷亦語曰

彼二童子名為寶雞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

積弗迷逐二童子化為雄雄止陳倉化石雌止南陽

故人迎借問念舊始依依河邊一片石不復肯支機

蘇武詩曰思心常依依李善注曰依依思戀之貌也

荆楚歲時記曰張騫使大夏尋河源經月而至一處

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

河織女取支機石與騫而還言得見故人述其思婦

也之情

# 奉和闡弘三教應詔

三教謂釋道二教也

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

世說曰六通三明明同歸正異名注經云六通天眼天

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在心之明也又天生

明景照九隅陶弘景真靈位業圖有玉清三元宮元

始天尊魚山將鶴嶺清梵兩邊來異苑曰陳思王曹

山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道深亮遠谷流響不覺

曰洪井有鸞岡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香

煙聚為塔花雨積成臺說文曰塔西域浮屠也聲上

臺花雨所落自積成空心論佛性貞氣辨仙才維摩經

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色即空非色滅空性自空於其  
中通而達者為入不二法門魏收釋老志序曰所謂  
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人謂德充道備堪濟萬  
物也漢武內傳王母曰夫欲脩身當營其氣太仙真  
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形易則變  
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為仙人又云劉徹形露盤高  
慢神機雖當語之以至道始恐非仙才也  
掌滴風鳥平翅迴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承露盤高二  
承掌露和玉屑飲之郭延生述征記云長安宮南靈  
臺有相風鳥遇風乃動一日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  
鳥于里風無勞問待詔自識昆明灰漢書曰東方  
至此鳥乃動無勞問待詔自識昆明灰朔待詔三輔  
門應劭曰諸臣才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三輔  
黃圖曰武帝初穿昆明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朔曰  
西域膏人知之乃問膏人  
膏人曰燒劫之餘灰也

至老子廟應詔

東子山集  
卷之三詩

三

虛無推馭辯寥廓本乘蜺

淮南子曰虛無者道之所居也廣雅曰寥空也廓深

也淮南子曰乘雲車入雲霧高誘曰以雲蜺為馬遊

行也三門臨苦縣九井

對靈鄴西京賦曰靈臺三

門神也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

賴鄉曲仁里人也素隱曰

苦縣本屬陳國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括地志曰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

尚存今亳州真源縣是也

井盛丹須竹節量藥用刀

圭言竹中有節可以盛丹

也抱樸子曰九丹者神丹

服之三日圭三尺九蟲即

皆消壞百疾皆愈也第三

服一日圭百日仙也第七

日服一日柔丹服一日圭石

似臨邛芋芝如封禪泥抱

樸子曰洛陽有道士董威

效等守事之從學道積久

乃得其方云食甘草防風

先服方寸七乃吞石大如

雀卯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  
 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  
 血青龍膏作之用丹砂和清水以石內其中須臾石  
 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石消爛盡也食此石以最飽  
 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  
 以水合煎之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漢書貨殖  
 傳曰蜀卓氏曰吾聞嶧山之食以當穀也漢書貨殖  
 不饑師古曰駿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  
 年華陽國志曰汝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駿鴟也列  
 理志曰蜀郡有臨邛縣言煮石之爛如臨邛芋也列  
 仙傳曰彭祖常食桂芝又曰鹿皮公食芝草飲神泉  
 史記封禪書正義曰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  
 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除地報地之功故  
 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曰或曰封者金銀繩或  
 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西京雜記漢以武都紫泥  
 為璽室加綠綈其上漢舊儀曰天子信璽六皆以武  
 都紫泥封之言芝色如封印璽之  
 泥也蓋言神仙之法餐芝餌石矣  
**毳毛新鵠小盤根**  
**古樹低** 毳鳥易毛也抱樸子曰千歲之鵠純白能登  
 於木神仙傳曰老子生子而能言指李樹曰以

庚子山集

卷之三詩

音



此為我姓此云古樹蓋老子廟中樹也  
日瀨鄉老子祠有紫石榴紅縹李一李二色  
野成

孤煙起春山百鳥啼路有三千別途經七聖迷  
王禮記

曰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此云老子西遊  
在中國三千里之外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

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馬昆闡滑稽  
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李云地名

七聖黃帝一方明二昌寓三張  
若四詔朋五昆闡六滑稽七也  
惟當別關吏直向流

沙西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人也善內學星宿服  
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

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  
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服巨勝實莫知其

終又著書十篇名關令子列異傳曰老子西遊關  
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

### 奉和趙王遊仙

藏山還採藥有道得從師京兆陳安世成都李意期

神仙傳曰陳安世京兆人也為權叔本家備質叔本  
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叔本遊以觀試之  
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久而意轉急二仙復來詣門  
叔本使安世出二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誠之曰汝  
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承誠二人常往來其  
處叔本怪之曰安世處空何得有入語往輒不見疑  
非常人乃執弟子之禮安世道成白日昇天叔本後  
亦仙去又曰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  
人也於成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劉玄德欲伐吳報關  
羽之死使迎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告凶意期不  
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裂壞之曰  
噓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備不悅果為  
吳軍所敗十餘萬眾纜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略盡  
玄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往問吉凶但  
占其顏色若歡悅則善慘慄則玉京魚一作傳相鶴太  
惡後入瑯琊山中不復見出也

乙授飛龜

葛洪枕中書曰无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  
名曰玉京山中宮皆金玉之國又曰玄

都玉京七寶山周廻九萬里在大羅之上城上七寶  
宮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上宮是盤古真人元

更子山集  
卷之三  
詩  
三

始天王太元聖母所治中宮太上真人金闕老君所

治下宮九天真王三天真王所治玉京有八十一萬

天路通八十一萬山嶽洞室雖有億萬往來如一步

耳道士浮丘公有相鶴經抱璞子曰神仙經皆云黃

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靈寶經

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凡三篇皆仙術也白石香

新芋青泥美熟芝子嘗煑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

時人號曰白石先生又曰焦先嘗煑白石以分與人

熟煑如芋食之又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之大行

山中見山破石裂石中有一穴口經闊尺許中有青

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

狀隨手堅凝如粳米飯嚼之亦然言煑山精逢照鏡

白石新香如芋餐青泥美熟如芝也

樵客值一作閭基抱樸子曰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古

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

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鏡中如人形若是鳥獸

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昔張蓋踰及偶高成一

人並精思於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書黃煉單衣

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  
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卽成鹿而走後又林慮山下有  
一亭其中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後郟伯夷對坐  
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  
自共榜蒲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佯  
誤以燭燼熱其衣乃作焦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  
人而刺之初作人聲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  
乃鏡之力也虞喜志林曰信安山石室王質入其室  
見二童子方對棊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石紋如  
薪柯已爛朽遽歸鄉里已非矣又見述異記石紋如  
碎錦藤苗似亂絲蓬萊在何處漢后欲造祠史記封  
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  
至者言諸仙人不死之藥在焉黃金白銀爲宮闕草  
木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卽風引  
船去終莫能至云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  
山之奇藥漢武帝旣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  
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止欣然至海冀獲蓬萊者

奉和同泰寺浮屠

和梁簡文帝也浮圖塔也南史梁武帝本紀  
大通元年云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大通門

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  
講義多由此門幸寺捨身還宮大赦改元大

通以符寺及門名中大通元年帝捨身同泰  
寺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三請乃許中

大同年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  
皇太子以下奉贖仍於同泰寺設解會法大

赦改元是夜同泰寺災梁京寺記曰梁武帝  
改年號大同起同泰在臺城內窮竭帑藏造

大佛閣七層為火焚武帝捨身施財以祈福  
自大同以後無年不幸簡文帝集中有幸同

泰寺浮屠詩  
故子山和之

峇峇凌太清照殿比東京 峇峇高貌太清謂天言塔

清下及太寧張衡著東京賦東京謂洛陽也牟子白  
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白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

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長影臨雙闕高  
形像言神光照殿比東漢明帝時也

層出九城古詩曰雙闕百餘尺淮南子曰層城九重拱

積行雲礙幡搖度鳥驚爾雅曰檝謂之棧大者謂之

棧音亦說文曰礙止也西京雜記曰幡旄尤影照耀

道塲王巾頭陀寺碑文云勝幡西振言拱高鳳飛如

始泊蓮合似初生謂作鐵鳳凰張兩翼舉頭數尾以

重對月滿鐸韻擬鸞聲言塔上懸鏡疑月搖鐸似鸞

鈴也西京雜記所謂九子金鈴每好風畫水流全住

圖雲色半輕一作行云圖畫行露晚盤猶滴珠朝火

更明漢書曰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西

京賦曰綴隨珠以爲燭薛綜曰明月大珠夜則

更明京賦曰綴隨珠以爲燭薛綜曰明月大珠夜則

有光如燭李善曰雖連博望苑還接銀沙城三書黃

帝立子據為太子開博望苑以通賓客在長安門南

河一名金沙河雖連博望苑者言簡文時為太子也

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三輔黃圖曰昆明池中有

吹笙作鳳鳴遊於伊洛間庶聞八解樂方遣六塵

情維摩經曰入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六塵謂色音

意入法是為六入又為六根又為六職

奉和法筵應詔唐書武宗統建德元年正月氏

五城鄰北極百雉壯西崑抱樸子曰仙經九轉丹經

藏以玉函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注云北極天之

中以正四時言城高上與化極為鄰也在傳祭仲曰

城都通百雉杜預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二雉之

牆長三丈高一丈說文曰崑崙山名佛教出於西方

故云鉤陳橫複道闡闔抵靈軒天文志曰鉤陳六星在紫宮中漢書注云

上下有道故曰複音復黃千柱蓮花塔由旬紫紺園

圖曰宮之正門曰闡闔說文曰塔西域浮屠也毘曇論云四肘為一弓五百

里也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劉孝標世說注曰佛

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

問羣臣傳教對曰臣聞天竺有道士號曰佛輕舉能

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人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

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諸佛經二

十四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列觀百家之

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

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還觀焉如此即

漢哀成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說便為不同魏略

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

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肩頭邪母曰莫邪浮圖者

子集卷之三詩



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瓜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至

從右脇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有神人自步

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大月氏王使

伊存口傳浮圖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昆邪

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世泉

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

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

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耶故驗劉向魚豢之說

佛至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

星窺朱鳥牖雲宿鳳凰門

朱鳥朱雀南方神也景福殿賦曰朱鳥舒翼以時衡

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

新禽解雜轉春柳臥生根早雷驚

蟄戶流雪長河源

月令云仲春之月雷始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釋法顯佛國

記曰蔥嶺冬夏有雪彼土人人即名爲雪山建始移人也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原一出蔥嶺

交讓徽音種合昏

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蜀都賦曰交讓所植

劉淵林注云交讓木名也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終不俱生俱枯也出岷山在安都縣洛陽宮殿簿有徽音殿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樅也葉晨

舒而昏合陸佐公新刻漏銘云合昏暮卷是也本草云合歡即夜合

也一名合昏風飛扇天辯泉湧屬絲言禮記曰王

辯絲言謂羈臣從散木何以預中天羈臣自謂本羈

下詔也匠石曰散木也是不材之木無所可用口口遙可望

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終類仰鶡絃稽康琴賦曰鶡雞游絃李善注云古和歌有鶡雞

和從駕登雲居寺塔一作和趙王遊雲居寺

重巒千仞塔危磴九層臺國語曰晉平公石關恒逆為九層之臺

上山梁乍斗迴張揖曰石關觀名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論語曰山梁雌雉毛

絕水之梁也階下雲峰出牕前風洞開隔嶺鐘聲詩鄭箋云梁石

度中天梵響來平時欣侍從於此暨徘徊

和何儀同講竟述懷

無名即講道有動定論機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無名天地之

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又云道無常名易繫辭白

幾者動之微

安經讓禮席正業理儒衣似得遊焉趣能同

捨講歸

後漢書曰朱祐初學長安帝往侯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

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

石渠人少歇華陰市暫稀

輔三

黃圖曰石渠閣蕭何所造成帝於此藏秘書焉後漢書曰張楷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

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秋雲低晚氣短景側餘輝瑩排

亂草出雁捨斷蘆飛

雁月令曰腐草為螢淮南子曰夫雁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

備增弋高誘曰未秀曰蘆已秀曰葦增  
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  
别有平陵逕

蕭條客鬢衰饑噪空倉雀寒驚懶婦機  
別有以子地

理志云平陵屬扶風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蘇伯玉  
妻盤中詩曰空倉雀常苦饑崔豹古今注曰蟀蟋一

名吟蛩初秋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為懶婦而蟬嘶實欣懷  
小園賦亦云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

諛音小問逢君理入微鄭學記曰足以諛問不足以動衆  
鄭注云諛之言小也聞音問

奉和趙王隱士趙王隱士

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袁宏後漢紀曰陳蕃薦五  
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

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詒公車備禮徵不至  
又按後漢書逸民傳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

黨王霸至而不能屈亦五隱也漢書音義曰疎廣疎受帳  
飲東都門皆曰賢哉二大夫漢書音義曰長安東都

城北頭第一門後漢書曰雲氣浮函谷星光集潁川  
逢萌解冠挂東都城門

更仁山集卷之三詩

京房易飛侯云視四方常有火雲五色見其下賢人

隱也漢書云弘農故函谷關上洛屬弘農四皓隱於

上洛熊耳山故云是矣天文志曰少陽

微處土星也莊子曰許由娛於穎陽

徑成都賣卜錢後漢逸民傳曰韓康入霸陵山詩云

於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

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鹿裘披稍裂藜牀坐

欲穿子說苑曰孔子見榮啓期鹿皮裘鼓瑟而歌孔

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阮籍惟長嘯嵇

五十餘年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康訝一絃山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

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

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

門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

神仙傳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恒止山間穴地而

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自披髮覆

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嵇叔夜有邁世

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難之而登彈琴自  
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  
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澗險  
登彈一弦之琴以成音叔夜乃嘆息絕思也

無平石山深足細泉短松猶百尺少鶴已千年言松

者猶有百尺則長者可知鶴之少者已有千年則老  
者可即鮑照升天行所謂雙遊越萬里近別數千

也野鳥繁絃嘒山花焰火然洞風吹戶裏石乳滴

牕前雖無亭長識終見野人傳高士傳曰韓康入霸

徵不至桓帝時乃備安車以聘之康不得已乃佯許  
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

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  
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

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是老子與之亭長  
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又曰漢黃父老者

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木百姓莫不觀者  
有父老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下道百步

自與言父老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昔聖王夢無  
英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吾子之君勞人自縱遠遊無  
忌吾為子羞之乎何忍欲人觀之  
乎溫太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 擬詠懷二十七首

晉阮步兵詠懷詩十七首顏延年以為在晉  
文代慮禍而發子山擬斯而作二十七篇皆

在周鄉關之思其辭  
旨與哀江南賦同矣

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索索無真氣昏昏有俗心

魏氏春秋曰阮籍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  
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滅榮緒晉書

日籍拜東平相沈醉日多作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  
重嵇康拜中散大夫宗正喜為康傳曰康善屬文論

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言已處亂世不能涸  
飲酒彈琴棄絕人事而困於塵俗深愧三公矣涸  
常思水驚飛每失林

莊子云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  
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

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戰國策曰有

鴻雁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下之曰其飛徐者其創

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發而驚心未忘聞弦

音引而高飛故創怯言已處喪亂之後如失水之魚

雁羣之風雲能變色松竹且悲吟風雲喻佐命之臣

變松竹比有節之士西魏一使良可

深悲自喻去梁仕周致哀失節也

由來不得意何

必往長岑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竇憲為車騎將軍

容出為長岑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

永元四年卒於家章懷太子注云長岑縣屬樂浪郡

其地在遼東言已身在長安

已不得意何必長岑之遠乎

藉衣居傅巖垂綸在渭川乘舟能上月飛幃欲捫天

言已本有興梁之大志也顏衣罪人之服也漢書賈

山曰秦頰衣半道又賈誼曰傅胥靡乃相武丁張

宴曰胥靡刑名也傅說被刑築於傅巖尚書云高宗

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王子年拾遺記曰傅說貨為

詩



頽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益得初  
建侯之封歲餘以玉帛聘為阿衡也稔叔夜臨秀才

千軍詩云董璩年皇垂給長川史記曰呂尚以漁釣  
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毛詩云

者以絲為之給竹書紀年曰伊摯將應  
通日月之傍後傅巖渭川言元帝見用也上月捫

天言其志大也釋名曰愷憲也禦熱也說  
文曰捫撫持也楚辭曰遂俟忽而獨天誰知志不

就空有直如弦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洛  
陽蘇季子連衡遂不連軒里人也始將連衡說秦書

上而說不行言已聘於西魏本欲  
事秦屬大軍南討是連衡不連也既無六國印翻思

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乎言巴既不能連衡事秦  
又不能合縱攻秦身為羈旅翻

欲歸家引秦事所以比魏周也  
俎豆非所習帷幄復無謀之矣軍旅之事未之習也

俎豆非所習帷幄復無謀之矣軍旅之事未之習也

俎豆非所習帷幄復無謀之矣軍旅之事未之習也

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不言班定遠應為萬里侯

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

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

曰生燕額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使西域通三十六國封定遠侯傷已本無謀習而出使不歸

玉門生入燕客思遼水秦人望隴頭秦史記曰荆軻入不可得已

水高漸離擊筑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

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倡家遭強聘質子值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

仍留漢書李延年曰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倡樂人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者左氏傳曰晉

太子圍為質於秦質音致言倡家作妓本不欲嫁質子思歸本不欲留以喻已本不欲仕而魏周逼之若

強聘留自憐才智盡空傷年鬢秋子山以元帝承聖質矣

年四十有二遂老於北地矣

楚材稱晉用秦臣卽趙冠左氏傳曰惟楚有材實登

冠謂之趙惠文冠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離宮延子產羈旅接陳完離宮

延子產卽左傳子產壞垣事在襄公三十一年莊二

十年傳曰陳公子完奔齊齊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

之臣杜預曰敬仲陳寓衛非所寓安齊獨未安言已

公于完羈寄旅客也寓衛非所寓安齊獨未安言已

非所雪泣悲去魯悽然憶相韓韓詩外傳曰孔子去

征賦曰丘去魯而顧嘆呂氏春秋曰吳起雪泣而應

之高誘曰雪拭也史記張良傳曰韓破良悉以家財

求客刺秦王為韓報讐以太父父五世相韓故去魯

喻已去江陵父母之邦也留侯五世相韓庾氏亦父

子仕梁深惟彼窮途慟知余行路難魏氏春秋曰阮

念舊恩矣惟彼窮途慟知余行路難籍率意獨駕不

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言已至此惟有窮途之慟而已

惟忠且惟孝為子復為臣一朝人事盡身名不足親

言庾氏世德忠孝累傳已為庾氏之子復為吳起嘗  
梁朝之臣今入事既盡身存名滅為可傷也

辭魏韓非遂入秦史記曰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

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未信也吳起懼得罪遂

去即之楚又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

學而其本歸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

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

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

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乃急

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壯情已

言已去梁即魏猶吳起辭魏韓非入秦也

消歇雄圖不復申言不能為移住華陰下終為關外

人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為關外人

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已恩直言珠可吐寧知炭欲作一

可吞言梁朝以國士遇我有知已之感不能報也易

川靈圖曰吐珠於澤誰能不舍史記曰趙襄子

更之山集 卷之三 詩 三

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  
 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已容今智伯知我我報讐而死  
 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又漆  
 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  
 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襄子數豫讓曰子不嘗  
 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為報讐而反為委  
 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報讐之深  
 也豫讓曰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  
 伯國士遇我我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史記曰藺  
 故國士報之

現柱秦王恐破壁乃謝相如漢書曰得黃金百金  
 不如季布一諾茲云輕者言使魏為其所辱也悲

傷劉孺子悽愴史皇孫言江陵之敗梁祚日微帝子  
 被戮也悲傷劉孺子名傷敬

帝也南史敬帝紀云帝遜位於陳陳受命奉帝為江  
 陰王薨於外邸是也悽愴史皇孫者傷建鄴江陵前

後二敗簡文元帝諸子遇害者多也漢書王莽傳曰  
 平帝崩立宣帝立宣帝立宣帝立宣帝立宣帝立宣帝

安定公宣帝紀曰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  
 太子納史長娣生史皇孫皇帝孫納王夫人宣帝號

曾皇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無因  
人皆遇害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邵邸獄

同武騎歸守灞陵園漢書曰司馬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文帝

葬灞陵故云灞陵園言已本梁朝文學  
之臣不能如司馬相如歸守原陵也

榆關斷音信漢使絕經過漢書枚乘說吳王曰昔秦

今所謂榆關也漢使如張騫甘英之屬云斷  
音絕經過者喻已鄉關之情若遠戍也育笳落

淚曲羌笛斷腸歌李陵書曰育笳互動長笛織腰減

束素別淚損橫波好色賦曰流涕而橫波恨心終

不歇紅顏無復多自言關塞苦寒枯木期填海青山

望斷河述異記曰炎帝之木石以填東海一名鳥市

一名

東山集卷之三詩

白馬向清波乘冰始渡河

謂梁元帝承制江陵也清波楚地史記陳涉世家曰

黥布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復以陳為楚後漢光武紀曰帝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台得過

置兵

須近水移營喜竈多

漢書曰韓信破趙諸校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

軍令臣等反昔水陣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

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

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孫臏示弱吾今示彊勢

有不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時元帝承制馳檄四

方王僧辯等討平侯景

長坂初垂翼鴻溝遂倒戈

謂

帝即位纔及三年魏軍至襄陽梁王譽率眾會之遂

至於敗也時梁魏地分南北有若鴻溝晉本梁朝宗

平坂助魏自伐故云倒戈矣三輔黃圖曰甘泉宮有長

者天池也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喻魏兵之強也項羽本紀曰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詩曰殷的盧於此去虞士倒戈以喻梁王營蕭牆之變也

兮奈若何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虞兮虞兮奈若何及烏江之敗項王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知殺之以賜公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領入口齒者名曰榆雁一名的盧奴乘客死生乘棄空營衛青塚徒聽田橫歌史記注姚氏曰市凶馬也

衛青塚東者霍去病塚也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自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稀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三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爲挽歌言已不能如衛青之征戰起塚廬山又不能學田橫五百人俱死海島也

送哀歌也出自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稀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三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爲挽歌言已不能如衛青之征戰起塚廬山又

不能學田橫五百人俱死海島也

不能學田橫五百人俱死海島也

不能學田橫五百人俱死海島也

不能學田橫五百人俱死海島也

不能學田橫五百人俱死海島也

不能學田橫五百人俱死海島也



北臨玄菟郡南戍朱鳶城共此無期別俱知萬里情

漢書地理志曰玄菟郡武帝元鼎四年開高句驪屬幽州應劭曰故真番朝鮮育國後漢書郡國志曰交

趾郡有朱鳶縣又南蠻傳云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嫁為朱鳶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

之側忿故反光武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討之言已出使不歸與玄菟朱鳶南北極遠之地俱

為無期也昔嘗遊令尹今時事客卿不特貧謝富安知

死羨生左傳宣十二年曰蔣敖為宰杜預注云宰令尹也周禮曰六卿太宰為長遂以宰為上卿

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亦謂之宰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為名皆取

其正直也史記曰秦王拜李斯為客卿言皆仕元帝嘗遊楚令尹之門今在魏周更事秦客卿之官非惟

不慕富貴并懷秋獨悲此平生何謂平淮南子曰春不樂生也

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蓋傷已平生之志今安在也

悲歌度遼水一作易水弭節出陽關李陵從此去荆

卿不復還水經注曰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外東流直

西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有大遼水

小遼水漢書西域傳曰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

善北通伊吾千餘里弭節猶持節也杜預曰節國之

符信索隱曰節使者所擁也漢書李陵傳曰陵字少

卿天漢二年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匈奴戰乃降匈奴

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入秦燕太子

饒之易水高漸離擊筑荆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

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故人形影滅音書兩俱絕

傷已持節使魏不復歸也

遙看塞北雲懸想關一作天山雪言南北兩遊子河梁

上應將蘇武別李陵與蘇武別詩曰攜

搖落秋為氣淒涼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壤杞梁城

東子山集卷之三詩三七

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搖落而變衰博物志曰舜

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琴操

杞殖戰死妻泣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入

生之苦至矣乃放聲長號杞城為之崩殖一名梁言

江陵之敗君臣被戮殺傷天亡遭憤戰日蹙值愁兵

者眾有夫妻離別之苦也

史記項羽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直虹朝映壘長星

天文志曰日濛濛無光士卒內亂

夜落營典天文志曰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蜀後主建

長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亮營三投再還往

大還小占曰兩軍相當有大流星來走軍上及墜軍

者皆破敗之徵也九月亮卒於軍焚營而退羣楚歌

帥交怨多相誅殘言梁元帝江陵敗亡之徵也楚歌

饒恨曲南風多死聲漢書曰項羽軍垓下聞漢軍四

楚師師曠日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不競

多死聲楚必無功時梁元帝都江陵本楚地故多引

楚事以眼前一杯酒誰論身後名世說曰張季鷹縱

為辭

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不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  
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此言一杯  
酒身後名者特言江陵君臣但適一時不顧後慮也  
如安戀荆楚不歸建業致有此敗惜其不用周弘正  
朱買臣之言也又于謹來伐時計用三策以帝儒而  
無謀多疑少斷知其必用下策向使曜兵漢沔席卷  
渡江丹陽帝居又何患焉  
嗚呼此其所以無謀也與

周王逢鄭忿楚后值秦寃  
周逢鄭忿謂元帝與岳陽  
王嘗結讐也楚值秦寃謂

西魏之來伐也北史于謹傳云初梁元帝於江陵嗣  
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雍州刺史岳陽王

譽時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  
來附乃命謹出討是周逢鄭忿也元帝承聖二年紀

曰先是魏使宇文仁恕來聘帝接仁恕有闕魏相安  
定公憾焉使于謹來攻是楚值秦寃也魏相安定公

周太祖宇文泰也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又曰鄭文公  
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

而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之命  
而執二子皆周王逢鄭忿之事史記張儀見楚王曰

更子山集  
卷之三  
詩  
三

王為閉關絕齊使使者西取商於之地六百里玉絕  
齊齊秦交合秦發兵擊之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  
斬甲士八萬虜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  
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是楚后值秦寃之事也梯

衝已鶴列冀馬忽雲屯謂西魏將于謹及梁王翳會  
兵來伐軍容之盛也魏志曰

公孫瓚與子續書云袁氏之攻狀若鬼神鼓角鳴於  
地中梯衝舞吾城上鶴列陳兵也莊子曰君必盛鶴

列於麗譙之間後漢書武安檐瓦振昆陽猛獸奔言

劉表傳曰冀馬雲屯城之急也史記曰趙惠文王時秦軍武安西鼓噪

陽驅猛獸犀象之屬以助威流星夕照鏡烽火夜燒

光武率敢死者乘銳奔之原曰天文志曰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

夕照鏡者言其星之明也顏師古漢書注曰古獄饒  
夜則舉烽故云夜燒原也爾雅曰高平曰原古獄饒

寃氣空亭多枉覓述異記曰漢武帝幸甘泉長坂道  
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

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  
圖果秦獄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以蟲置酒  
中立消後漢書曰王忱除郿令到官至釵亭有鬼數  
殺過客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前訴曰  
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  
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忱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  
今門下游檄者也明旦名游檄詰問具服罪卽收繫  
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  
遂清安言江陵戰鬪之時天道或可問微兮不忍言  
殺傷者衆故多冤寃也

楚辭曰屈原放逐因書其壁呵而問  
之號曰天問言天使梁亡不可問也

橫流遘屯慝上塤結重氛屯易卦名陸機功臣頌曰  
上塤下蠶注云塤不澄不

清之貌說文曰氛祥氣也聲符分切  
此祥字如祥桑之祥蓋謂禮祥妖也哭市聞妖獸類

山起怪雲哭市聞妖獸疑用春秋齊襄公肩公子彭  
無知所弒矣續漢志曰雲如壘山謂營頭之星也占  
曰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殺將流血千里言江陵將

東子山集  
卷之三詩  
三五

陷有妖異  
之徵也  
綠林多散卒清波有敗軍  
綠林清波皆楚地也後漢書曰

新市人王匡王鳳與諸亡命藏於綠林中漢書曰英  
布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復以秦為楚綠林多散卒

者謂任約謝答仁本侯景之黨元帝復用至此其卒  
多散去也清波有敗軍者謂胡僧祐朱買臣之敗也

智士今安用忠臣且未聞惜無萬金產東求滄海君

言江陵敗後智士忠臣無所可用惜已無資不能為  
國報讎也史記曰秦滅韓張良家僅三百人弟死不

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讎以大父父五世  
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

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  
沙中誤中副車顏師古漢書注曰滄海君當時賢者

也  
之號  
也

吉士長為吉善人終日善大道忽云乖生民隨事蹇

易曰蹇難也  
險在前也  
有情何可豁忘懷固難遣麟窮季氏且

虎振周王圈

左傳哀十四年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當云麟窮叔氏豈然魯

三家季孫為政故可通用也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

生搏虎而獻天子命為柙而畜之東虢是曰平生幾

虎牢說文曰圈養獸閑周禮鄭注云牢閑也

種意一旦衝風卷

漢書韓安國曰衝風疾風之衰不能起也言已道乖事蹇如麟在罝中虎居

圈內平生志意若衝風之盡卷也

六國始咆哮縱橫未定交

史記索隱注曰六國韓魏趙燕齊楚是也與秦為七

國亦謂之七雄又六國與宋衛中山為九國其三國

蓋微又前亡又曰東西為橫南北為縱山東地形縱

長蘇秦相六國令縱親而擯秦關西地形欲競連城

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縱而連秦之衡

玉翻徵縮酒茅

史記曰秦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左傳云魯仲謂楚王曰爾貢包茅

不入無以縮酒六國始咆哮縱橫未定交者以喻梁

元帝與岳陽王蒼不能和緝也欲競連城玉翻徵縮

更二山集  
卷之三詩



酒茅者時西魏方盛比之強秦晉與江陵方宜合縱  
攻秦而反會兵來伐責楚包茅大寶是以西去矣襄

陽形勝其為析骸猶換子登爨已懸巢左傳宣十五年華元曰敝

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杜預曰爨炊也何休公羊傳注曰骸骨也左傳成十六年曰晉楚戰於郟陵楚子

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曰巢車車上為櫓巢說文作

輿檣俱是樓之別名壯冰初開地盲風正折膠禮記言江陵之危急也

曰仲春之月冰始壯地始折仲秋之月盲風至鄭注云盲風疾風也正義曰皇氏云秦人謂疾風為盲風

漢書鼂錯曰立威者始于折膠輕雲飄馬足明月

動弓弣西京雜記稱漢文帝馬有浮雲之名故馬曰輕雲言馬壯也劉熙釋名云弦月半之名若

張弓弛弦故弓曰楚師正圍鞏秦兵未下嶠左傳昭

年曰二師圍郊鄆二邑皆子朝所得昭二十六年傳曰地名鄆中郊鄆二邑皆子朝所得昭二十六年傳曰

晉師克鞏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至定四年楚  
柏舉之敗明年王人殺子朝於楚正圍鞏者言楚方  
盛也僖三十二年傳曰秦穆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  
師於東門之外蹇叔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杜預曰殺  
在弘農澠池縣西殺  
字或作嶠戶交反  
始知千載內無復有申包  
年曰昭主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秦牆而哭  
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  
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大敗吳  
師遂復楚國按江陵之師在承聖三年甲戌冬十一  
月壯冰以下言自春至秋馬壯兵彊此時楚師方盛  
秦兵未來何不急徵諸援以備不虞若王僧辯王琳  
陸法和諸軍一戰可勝而保守羅郭遂爲于  
謹所破竟無申包胥之一人報讎復國也

橫石三五片長松一兩株對君俗人眼真興理當無

野老披荷葉家童掃栗跗竹林千戶封甘橘萬頭奴

此子山小園賦也言其可以棲遲矣毛詩鄭箋鄂不  
日鄂拊鄂足也釋文云拊亦作跗此云栗跗亦栗之

更之詩

足也漢書曰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吳志曰李衡臨終嘗勅其子曰龍陽洲千頭木奴歲收絹

千君見愚公谷真言此谷愚也韓非子曰齊威公入

山問父老曰此何谷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

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以臣為愚遂名為愚

谷公  
日晚荒城上蒼茫餘落暉都護樓蘭返將軍疎勒歸

漢書曰傅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為平樂監時樓蘭國

數反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為

名至樓蘭樓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

持首詣闕又西域傳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戾

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又鄭吉傳曰使護鄯善以西南

道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

焉後漢書曰耿恭為戍已校尉引兵據疏勒城匈奴

攻恭食盡困窮稍稍死亡餘數十人會漢遣軍迎校

尉遂相隨俱歸漢書西域傳曰疏勒國馬有風塵氣

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

心寒如水異匣中取明鏡披圖自照看幸無侵餓理

於熱中者也史記曰許負相周亞夫指其口曰有從

差有犯兵欄理入口此餓死法也于寶搜神記曰魏

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

男也女也曰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

公後十五載諸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奔

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言取鏡照看已面雖無餓

死之法亦有兵死之相擁節時驅傳乘亭不據鞍漢

何竟不能一死行陣也書漢書曰

日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等馳

四乘之傳至蜀說文曰以車曰傳以馬曰據師古漢

水銀團也毛詩曰野一思探禹穴無用鑿臯蘭

有蔓草零露團兮遷傳曰上會稽探禹穴張宴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

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又霍去病傳曰過

焉支山千有餘里令短兵塵臯蘭下師古曰臯蘭

山名塵謂苦擊而多殺也言衰老不能復戰也

倏忽市朝變蒼茫人事非言建鄴江陵之變也古出

墓避讒猶采葛忘情遂食薇言在江陵時使於魏是

薇也子夏詩序曰采葛懼讒也鄭箋曰采葛喻臣以

小事使出史記曰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

之遂餓死於首陽山譙周古史考云夷齊採薇有婦

人曰薇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是夷齊并不食薇

漢書

司馬

遷傳

霍去

病傳

曰過

臯蘭

師古

曰臯

蘭

下師

古曰臯蘭

下師古曰臯蘭

不能復戰也

言建鄴江陵之變也古出

言在江陵時使於魏是

采葛喻臣以

采葛喻臣以

采葛喻臣以

采葛喻臣以

采葛喻臣以

采葛喻臣以

野一思探禹穴無用鑿臯蘭

野一思探禹穴無用鑿臯蘭

野一思探禹穴無用鑿臯蘭

野一思探禹穴無用鑿臯蘭

野一思探禹穴無用鑿臯蘭

野一思探禹穴無用鑿臯蘭

野一思探禹穴無用鑿臯蘭

野一思探禹穴無用鑿臯蘭

野一思探禹穴無用鑿臯蘭

野一思探禹穴無用鑿臯蘭

野一思探禹穴無用鑿臯蘭

人多關塞衣

曹子建出行詩曰蒙霧犯風塵關陣雲塞衣謂征衣也言見征客初歸也

平不動秋蓬卷欲飛

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曹建朔風詩曰風飄蓬飛

樓船戰今年不解圍

漢書曰楊僕宜陽人也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梁侯此

章述其南北絕遠之情也

尋思萬戶侯中夜忽然愁

言已不能為國建勳也漢書李廣傳文帝曰惜廣不

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琴聲遍屋裏書卷滿牀頭雖言夢

蝴蝶定自非莊周

莊子曰昔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

殘月如初月

新秋似舊秋露泣連珠下螢飄碎火流樂天乃知命

何時能不憂

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言已功業都捐琴書何益光華已晚瞬息衰歎思

之甚為可憂也

憤憤天公曉精神殊乏少

言天道無知有如長夜也

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一郡催曙雞數處

驚眠鳥

說文曰曙旦明也

其覺乃于于其憂惟悄悄

莊子曰泰氏其

徐徐其覺于于耶風柏舟之詩云憂悄悄慍慍於羣小毛傳曰悄悄憂貌

張儀稱行薄管

仲稱器小

史記曰張儀魏人也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咎數百不

服醒之論語曰管仲之器小哉

天下有情人居然

性靈天

言天道昧昧不可問也

在死猶可忍為辱豈不寬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

言人死且可忍豈不能忍辱乎然古人其面雖可熱有烈性者獨不安於此故寧死不辱也

其面雖可熱

其心長自寒

面可熱者自慙之辭若雨頰發赤矣漢書鄭崇白臣心如冰慙已面雖可熱而

婆娑無復生意了山引此作枯樹賦以為世異時移忽忽不樂矣

日色臨平樂風光滿上蘭

西京賦曰太駕幸乎平樂之館又曰正壘壁乎上蘭

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土蘭觀又史記周勃南國美人傳曰御史大夫施屠昆邪破縮軍上蘭

去東家棗樹完

離騷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注云美人謂懷王也王逸章句云靈修美人

以婉於君漢書曰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太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

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婦還里中為之歌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

還南國謂楚也美人喻君也時元帝都江陵本楚地故比之南國美人吉婦自喻也東家棗完喻已身在

長安如出抱松傷別鶴向鏡絕孤鸞秦邕琴操曰商婦不還矣

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歌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劉敬叔異苑曰朝真國王買得

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繁饗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得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三年



其言鸞觀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不言登隴首惟得  
喻已身在異域如別鶴孤鸞也

望長安隴首即隴頭歌所謂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遺

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王粲詩曰  
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言登隴首得望長安今已

之鄉關在於南國不能復見也

鬪麟能食日戰水定驚龍春秋孔演圖曰麟水精也

麒麟鬪而蝕日國語曰靈臺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  
王宮王卒壅之及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玉王室遂

甲韋胎曰穀洛二水名也鬪者兩水格有鼓鞀喧七  
似於鬪喻梁元帝與西魏兩國爭戰也

萃風塵亂九重禮記曰君子聞鼓鞀之聲則思將帥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王仲宣雜詩曰風飄  
揚塵起白日忽已冥呂向曰風起舉揚塵埃喻兵戈

暴起也風塵亂九重者言元帝鼎湖去無返蒼梧悲  
出降天子蒙塵也九重謂君也

不從三輔黃圖曰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成有龍

漢武帝於此建鼎湖宮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徒勞

不從言魏人戕帝時已在長安不能從若死也

銅爵妓遙望西陵松魏志曰曹公臨死謂婕妤人

陵墓田言元帝葬於津陽門外遙望如西陵墓田矣

無悶無不悶有待何可待易曰逝昏昏如坐霧漫漫

疑行海寧戚歌曰長夜漫漫何日千年水未清一代

人先改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

不悶言已不隱不仕也有待何可待言欲待梁興而

梁反亡也昏昏如坐霧言已之昏憤也漫漫疑行海

園在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

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為棗

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  
東陵瓜言已本梁臣今梁亡而留於長安若東陵故  
也侯

懷抱獨昏昏平生何所論由來千種意併是桃花源

搜神後記曰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  
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  
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  
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  
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  
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  
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  
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  
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  
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為歎惋  
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  
語云不足為外人論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  
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即遣人隨之

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言已平生懷  
抱至此皆不足論惟有避秦而已  
穀皮兩書帙壺

盧一酒樽自知費天下也復何足言

史記貨殖傳曰夫山西饒材竹

穀纒索隱曰穀木名皮可為紙詩云其下維穀毛詩  
草木蟲魚疏曰穀幽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

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  
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布紙長

數丈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書帙以盛天子  
年拾遺記曰張儀蘇秦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子

下良書說文曰帙書衣也世說曰陸士衡初入洛咨  
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

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  
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壺盧可以盛酒也言

已既有避秦之志惟有兩帙之書  
一樽之酒不足復論天下事也

蕭條亭障遠悽慘風塵多

劉歆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漢書西域傳曰於是

漢列亭障至玉門矣陸士龍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  
答張士然詩曰飄飄肩風塵

河春秋左傳僖三十三年曰晉師敗狄於箕卻缺獲

胡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正義曰狄有赤狄白狄

就其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謂之赤白其義未聞

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狄

之地遂至於西河也關門臨白狄者言關門之外白

狄所居也城影入黃河者言秋風蘇武別寒水送荆

地近黃河為日景所照也軻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以天漢元年使匈奴於是李陵

置酒賀武云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

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催士

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

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史記曰項羽晨起帳中歌

入長安之後即景傷懷若李陵之長絕荆

卿之不還又傷江陵之亡同於垓下也  
被甲陽雲臺重雲久未開之子虛賦云楚王乃登陽雲

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李周翰曰陽雲臺則高唐觀寰宇記曰巫山縣西有陽臺古城即襄

王所遊之地亦曰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雞鳴楚地南枕長江被甲陽雲臺謂江陵之師也

盡鶴唳秦軍來漢書曰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晉

書載記曰苻堅淝水之敗其走者聞風聲鶴唳以羅為晉兵楚地盡言江陵陷秦軍來言魏師至也

梁猶下礮揚排久飛灰言魏師攻城之急也礮大石也古有矢石蓋用石擊之也

左傳旂動而鼓賈逵以旂為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作飛石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礮以

礮敵也魏志曰袁尚使審配守鄴太祖進攻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

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生禽配礮字或作礮漢

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音力對反羅梁猶下礮者言城上轉石自高而下也時魏軍大攻反者斬西門守

卒以納魏軍矣後漢書曰楊璇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

庚子山集 卷之三 詩 七

吏人憂恐璇乃特置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  
 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殺弓弩剋共會戰  
 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  
 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  
 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  
 以清此言久者謂兵弱敵強不能固守也 出門車  
 軸折吾王不復回 言元帝出降遂見害也漢書曰上  
 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返  
 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到都簿責訊王王恐自  
 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盛弘之荆  
 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  
 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  
 門時元帝出降見執如梁王蕭譽營甚見詰辱譽遣  
 尚書傅準監行刑進土  
 囊而殞之是去不還矣

### 和張侍中述懷

張侍中疑即張綰也梁書曰張綰字孝卿  
 第四弟也承聖二年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

士皆俘入關縮以病免後卒於淮陵或當時  
有述懷之詩子山和之其旨與重詠懷二十

七首

陽窮乃悔吝世季誠屯剝乾上九亢龍有悔子曰亢

升極當降故有悔屯卦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崔

憬曰於人事則是運季業初之際也剝卦辭曰剝不利

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

長也荀爽曰謂陰外變五五者至尊為陰所變故曰

剝也言梁運奔河絕地維折柱傾天角列子曰共工

之將終也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成羣海水飛如雨天星落

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成羣海水飛如揚雄劇秦美新曰神歛靈液海水羣飛劉良曰海水

羣飛喻天下亂也漢書劉向封事諫曰夜中星隕如雨

雨負鍾遂移山藏舟終去壑方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

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

率子孫即石墾壤運於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



之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  
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鍾欽也聲

楚甲切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  
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生民

忽已魚君子徒為鶴左氏傳曰微禹吾其魚乎抱樸  
子曰周穆王南征軍盡化君

子為猿鶴小人為沙蟲以上言梁疇昔逢知已生平  
朝太清承聖之亂公私塗炭也

荷恩渥故組竟無聞程嬰空寂寞言梁朝舊臣蒙君  
知已之恩無一人

可圖報復也傷簡文諸子及元帝子愍懷始安也  
疑作胡組漢書丙吉傳曰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

至衛太子事繁幾不全者數焉郭勳保養乳母視  
甚有恩惠吉曰渭城胡組淮陽郭勳有恩耳史

記曰屠岸賈作難公孫杵曰取他兒殺武死程嬰匿  
趙武於山中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為

後氏永嘉獨流寓中原惟鼎鑊此下自序也王隱晉  
書曰懷帝即位年號

永嘉永嘉之後懷愍遇害劉石繼亂矣獨流寓者謂  
永嘉永嘉之後懷愍遇害劉石繼亂矣

已此時流寓長安也謝靈運述祖德詩曰中原昔喪

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李善注曰

說文曰鑊也胡郭切周禮烹人掌供鼎鑊以給水

於鼎齊多少之量言中道險臥斃身危累素殼

井上汲水圓轉木也言人臥於斃斃之上木轉則人

有墜井之患是其至險者也道險臥斃斃者言如臨

深淵也世說曰顧愷之作危語曰井上斃斃臥嬰兒

勸子政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問之小見曰

臣能累十二傳基加九雞其上公曰危哉潘岳賦曰

危素卵漂流從木梗風卷隨秋籜若曰子東園之

之累殼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中原謂洛陽也

說文曰鑊也胡郭切周禮烹人掌供鼎鑊以給水

於鼎齊多少之量言中道險臥斃身危累素殼

井上汲水圓轉木也言人臥於斃斃之上木轉則人

有墜井之患是其至險者也道險臥斃斃者言如臨

深淵也世說曰顧愷之作危語曰井上斃斃臥嬰兒

勸子政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問之小見曰

臣能累十二傳基加九雞其上公曰危哉潘岳賦曰

危素卵漂流從木梗風卷隨秋籜若曰子東園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定如木梗之在漂流秋風之卷飛簪也

皮也詩云華兮華兮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定如木梗之在漂流秋風之卷飛簪也

皮也詩云華兮華兮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定如木梗之在漂流秋風之卷飛簪也

皮也詩云華兮華兮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定如木梗之在漂流秋風之卷飛簪也

皮也詩云華兮華兮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定如木梗之在漂流秋風之卷飛簪也

皮也詩云華兮華兮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定如木梗之在漂流秋風之卷飛簪也

皮也詩云華兮華兮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定如木梗之在漂流秋風之卷飛簪也

皮也詩云華兮華兮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定如木梗之在漂流秋風之卷飛簪也

皮也詩云華兮華兮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定如木梗之在漂流秋風之卷飛簪也

皮也詩云華兮華兮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風其吹女注稿也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

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  
 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晉書曰陸機年二十而吳滅  
 太康末與弟雲同入洛以漢陽錢遂盡長安米空索  
 喻已本吳人今留秦地矣漢陽錢遂盡長安米空索  
 後漢書趙壹漢陽人賦曰文籍徒請腹不如一囊錢  
 漢書東方朔曰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  
 令但索時占季主龜卜販韓康藥史記曰者傳曰司  
 長安米時占季主龜卜販韓康藥馬季主者楚人卜  
 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同輿而之市遊於卜肆中聞  
 其言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以為老  
 莊之義未有以異也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  
 陵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  
 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  
 乃不二價伯休嘆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  
 用藥為乃避入霸陵山中言已長安特如伏轅終  
 季主賣卜韓康市藥耳無求見川於世也伏轅終  
 入絆垂翅猶離繳漢書曰局趣效轅下駒釋名曰轅  
 不得自縱也說文云絆馬縶也聲博慢切後漢書曰  
 垂翅迴谿子虛賦曰纖繳施說文曰繳生絲縷也言

已留於長安猶馬之羈絆鳥徒懷琬琰心空守黃金

之離繳也離平聲繳之藥反好琬圭以易行以除慝

諾周禮曰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圭亦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

王命錫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琬圭亦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

節琬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令為善者以此

圭責讓諭告之也又曰諸侯有為不義使者征之執

以為瑞節焉楚辭曰懷琬琰以為心漢書曰得黃金

百不如季布一諾言常使魏之信為徒然也瑞節號郟終

本以王命出使而魏不保其信為徒然也瑞節號郟終

無寄齊秦竟何託國語曰鄭桓公從史伯之言乃東

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號郟之地史

記曰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

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曰王為儀閉關而絕齊

使使者從儀西取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懷王大悅羣

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曰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兩國之

兵必至楚王弗聽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

交發兵擊之大敗我軍遂取漢中之郡號郟終無寄

者言當使魏之後師下江陵帝與愍懷始安俱戮何

詩

卷之三

詩

詩

詩

所寄祭也齊秦竟何託者魏分東西魏本秦地高  
氏受禪東魏是曰北齊都於鄴秦師來征齊兵不救

託也竟何所大夫唯閔周君子常思毫言江陵亡後有黍

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  
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

故殷之墟見麥秀之漸漸此父母寂寥共羈旅蕭條

之國志勤心悲也毫殷舊都也同負郭陳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敝席為門劉

歆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子在周日久雖位望  
通顯周之帝王並遇恩禮而鄉關之思彌殷是以義

共羈旅之疎情同負郭之貧也農談止穀稼野膳惟藜藿周禮鄭注

稼如嫁女以有所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藜操樂楚

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琴悲忘憂魯酒薄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旅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  
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莊子

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旅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

曰魯酒薄而邯鄲圍涓濱觀坐釣谷口看秋穫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

周西伯西伯遇太公於渭之陽漢書曰谷口鄭子真不諱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高士傳曰鄭樸字子

真惟有丘明恥無復榮期樂論語曰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孔曰左丘

明魯太史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傳三十卷後漢陳元所謂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者也高士傳曰榮啓期鹿

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矣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得

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

祿者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言巴惟有自

而已無復夷則火星流天根秋水涸高誘淮南子注曰夷則七月也

夷傷則法也言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詩云七月流火毛萸曰大火也杜預左傳注

曰大火心星也七月即見爾雅曰天根氏也郭璞注云角亢下繫於氏若木之有根國語曰天根見而水

庚子山卷之三詩

涸淮南子仲秋之月冬嚴日不暖歲晚風多朔嚴冬嚴

也朔風北風也爾雅曰朔北方也王正長雜詩云朔風動秋草言秋冬之際觀搖落變衰之象為可悲也

楊浮有怪雲細凌聞災雹漢書曰無浮雲淮南子曰

曰浮楊猶遊翔也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杜預曰分春秋分至冬夏至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

冬雲物氣色災變也楊浮有怪雲者言當此秋冬殺物之候見怪雲遊翔而起也周禮曰凌人掌冰十二

月令斬冰三其凌鄭注云凌冰室也左傳昭四年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西陸朝覲而出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杜注云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也西京雜記云董仲舒曰雹霰

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細凌木皮三寸聞災雹者亦言十二月固陰五寒之時也

厚涇泥五斗澗漢書晁錯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

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能音耐又溝洫志鄭白藜賦曰涇泥一石其泥數斗斗音主言巴來此西

北苦寒之地加以秋冬肅殺之景且輪類雖忻山轉

之厚矣有如木皮身名混濁無分溼潤也

樹猶懼雕陵鵲莊子曰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觀者如市而匠石不顧曰是不材

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連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

生涯實有始天道終虛橐言人生有始天道不終也

蒼白有底曰橐且悅善人交無疑朋友數論語何宴注

數言張侍中為善人與何時得雲雨復見翔寥廓雨雲

### 奉和示內人

然香鬱金屋吹管鳳凰臺說文曰然燒也鬱金香草

梁中有鬱金蘇合香列仙傳曰蕭史善吹簫秦穆公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遂教弄玉作鳥鳴為作

東子山真卷之三詩



鳳凰 春朝迎雨去秋夜隔河來燕朝迎雨去即宋玉

行雨是也秋夜隔河來即續齊諧記桂陽聽歌雲即

成武丁云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是也

斷聞琴鶴倒回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

雲風俗通曰春秋師曠為晉平公作清角之音有玄

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

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

商聲聞於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

壁畫花開定取流霞氣時添承露杯抱樸子曰項曼

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三輔舊事曰建章宮

承露盤高二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

奉和趙王美人春日

直將劉碧玉來過陰麗華樂府有碧玉歌樂苑云碧

也碧玉汝南王安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後漢書曰  
光烈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  
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  
嘆曰仕宦當為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祗言滿

屋裏併作一園花  
色如美人顏  
新藤亂上格  
春水漫吹

沙  
幽明錄云句章人蓬東野遠暮見路傍有小屋  
火因發音有女子蓬東野遠暮見路傍有小屋

復  
一組欲知我姓名  
蘇康名阿登釋名因慶謂  
沙穀取跋跋如沙也亦言美人與春花相矣  
步搖

釵梁動紅輪  
角斜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女  
弟生襪三十五條有黃金步搖

梁簡文云九樂揮花步搖為古沈約詩云畫扇迎朝  
暑紅輪映早寒  
庚肩吾詩云粉白映輪紅或疑如扇

女所執暖扇之  
今年逐春處  
先向石崇家  
續文意

產累巨萬金宅室與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山陸之  
珍後房數百皆曳紈綺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時

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爭  
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瑋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奉和趙王春日

城傍金谷苑，闕裏鳳凰池。

晉書曰石崇有別業在河內縣金谷澗中又荀勗曰

奪我鳳凰池

細管調歌曲，長衫教舞兒。向人長曼臉，由來

薄面皮。

楚辭曰蛾眉曼睩目騰光長髮曼鬢陸離王逸曰曼澤也

梅花絕解作

樹葉本能吹

梅花樹葉謂笛茄之類笛中有落梅花曲傅玄茄賦曰吹葉為聲

香煙

龍口出蓮子，帳心垂

香煙龍口出者言香爐刻為龍形薰香煙從口中出也蓮子帳

心垂者所謂金蓮帳是也鄴中記曰石虎冬月用複帳帳之四角安金銀鑿鏤香爐藝以百和香帳頂安

金蓮花中縣金箔織成錦囊

莫畏無春酒，須花但見隨。

壽春酒

夢入堂內

雕梁舊刻杏香壁，木泥椒

開居賦曰飾文杏以為梁西京雜記曰溫室以椒塗

壁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  
和泥塗取其溫而芬芳也  
慢繩金麥穗簾鈎銀蒜條

言金繩如麥穗銀鈎  
若蒜條象其形也  
畫眉千度拭梳頭百遍擦釋名曰黛

代也減去眉毛以此畫代其處也  
黛說文作騰畫眉  
也聲徒耐切字同漢書比疎一史記作比余徐廣曰

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比音鼻廣雅云比櫛也蒼頡篇  
曰靡者為比麤者為梳說文曰撩理也聲洛蕭切

小衫裁裹臂纏絃拾抱腰釋名曰衫芟也衫末無袖  
下夜聽搗衣篇纏絃抱

腰如古盤帶之飾矣  
日光釵焰動  
影鏡花搖說文

出菱花鏡一奩故云鏡花  
歌曲風吹韻笙簧火炙調

漢書音義曰律得風氣而成聲周禮笙師掌教笙鄭  
注曰笙十二簧爾雅郭璞注曰列管苑中施簧管端

大者十  
九簧  
卽今須戲去誰復待明朝

和詠舞  
和梁簡文帝詩  
簡文有詠舞詩

庚子山集  
卷之三  
詩  
五

洞房花燭明燕餘雙舞輕楚辭曰姱容脩態絕洞房又云蘭膏明燭華容備張

衡七辨曰淮南清歌燕餘才舞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號曰飛燕上悅之由體輕而封皇后也西京賦曰

飛燕寵頓履隨疎節低鬟逐上聲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昂頓足

於體輕起舞四聲中有步一作伴轉行初進衫飄曲未成鸞迴

鏡欲滿鶴顧市應傾范泰鸞鳥詩序云昔劉賓王結

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

懸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悲鳴一奮而絕越絕

書曰闔廬子女冢在閶門外舞鶴吳市殺生送死巴曾天上學詎是世一作見地

### 夜聽搗衣

秋夜搗衣聲飛度長門城今夜長門月應如晝日明

字林云直舂曰搗古人搗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臥杵對坐搗之取其便也漢書外戚

傳曰陳皇后罷退居長門宮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三輔黃

圖曰長門宮離宮在長安言明月小鬟宜粟瑱圓腰

夜砧長門別怨聞之愈增愁思也

**運織成** 明鬢髻也栗眉飾也瑱耳飾也東觀漢記曰明帝馬皇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

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左氏傳曰縛一如瑱杜注云瑱充耳也劉熙釋名曰

瑱鎮也懸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或曰克耳塞耳所以止聽也故里語云不瘖不聾不成姑公

圓腰疑抱腹也釋名云抱腹上下有帶抱裹其腹上無襠者也又有帕腹橫帕其腹也言施小鬟更束縛

其腰便於 **秋砧調急節亂杵變新聲** 謝惠連搗衣詩云欄高砧響發

春杵也 楹長杵聲哀善曰砧搗帛之質也文字集略曰砧杵之質也猪金切爾雅曰砧謂之虔

**逾響桐虛杵絕鳴** 石砧石也砧以石為之 **鳴石出華**

東子山集 卷之三 詩 三

陰虛桐採鳳林 言砧石杵桐之所出也山海經曰

南流至於洛其中多鳴石郭璞注云晉永康元年襄

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撞之聲聞七八里今零陵泉

陵縣永正鄉有鳥石所其一狀如鼓俗名

卽此類也張協七命曰鳴鳳在林願於

北堂細腰杵南市女郎砧 搜神記曰何家

四細腰細腰應諾妻呼 砧梁上有一人高冠朱履

也 在西壁下問君是誰 答曰杵也今在龜下文掘

擊節無勞鼓調聲不用琴 言節不須鼓琴也 並結連枝

縷雙穿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 西京雜記

侍兒賈佩蘭說在宮時七月七日臨首子池作于蘭

樂樂闋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

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

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言搗衣之時見衣中縷

猶並結針尚雙穿則思婦之獨守倡樓蕩子同心竹

之遠為征客能無愁怨乎蓋傷別之辭也

葉青宜城九醞酒言同心及雙去雙來者按春杵兩

葉對為之謝惠連搗衣詩云微風起兩袖輕汗染雙

題皆取兩裙裙不奈長衫袖偏宜短也釋名曰裙下羣

人之義矣裙裙不奈長衫袖偏宜短也釋名曰裙下羣

見踞也衫芟也衫末無袖端也龍文鏤剪刀鳳翼纏

參管言裁衣也謝惠連搗衣詩云裁用笥中刀縫為

用為裁剪也參說文六差也聲所今切參疑即纂音

讚綴衣也鳳翼纏參管者言綴以鳳文也參字从竹

參故云風流響和韻哀怨聲悽斷新聲繞夜風嬌轉

滿空中應聞長樂殿判徹昭陽宮三輔黃圖曰長樂

宮有長信長秋承



壽永寧四殿高帝居此後太后常居成帝趙皇后居

昭陽殿有女弟俱為婕妤好貴領後宮班婕妤居增

舍漢書曰趙氏姊弟嬌妬班婕妤好恐久見危求供養

太后長信宮上許焉言長樂宮有長信殿班姬失寵

聞此砧聲愈增愁怨昭陽趙氏姊弟花鬟醉眼纈龍

所居最為寵幸故判徹也判與拚同

子細文紅如醉當此春杵之際或亂髮下垂與眼若

相繫也李賀詩云青琴醉眼淚泓泓本此古注曰

蝦蟇守宮一名龍子博物志云以器養之食以真朱

體盡赤重七斤搗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

不滅耦則落故云守宮知守宮名龍子也濕摺通夕

露吹衣一夜風說文曰擗玉堦風轉急長城雪應聞

班婕妤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堦苔江淹詠班婕妤

詩云竊愁涼風至吹我玉堦樹漢書曰秦北為長城

之役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謹罰獄吏不直者築長

城也陸機從軍行云北戍長城阿是也言婦在玉堦

擗衣寒風甚急因思夫在長城遠戍

飛雪應聞矣蓋傷征夫之苦寒也

新綬始欲縫細

錦行須集

後漢書與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伯解

結於袿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有黃赤綬赤

綬綠綬紫綬青綬黑綬黃綬釋名曰錦金也作之用

功重於其價加金故其制字帛與聲煩廣陵散杵急

金也言搗帛裁衣將以寄遠也

漁陽摻

魏志注嵇康別傳云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

今絕矣後漢書曰曹操聞彌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吏

衡方為漁陽參搥躡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

者莫不慷慨章懷太子注云槌及搥並擊鼓杖也參

搥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儒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

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

用之據詩意參曲奏之名則搥字入下句全不成文

下云復參搥而去足知參搥二字相連而讀參字音

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按此詩所云漁陽參

三字與廣陵散對是為曲奏之名參加手旁韻為七

紺從僧儒之義也蓋言砧杵之聲較煩於琴更急於

鼓也新月動金波秋雲汎濕過波漢書月穆穆以金誰憐

也

東子山集卷之三詩

征戍客今夜在交河

漢書有七科適戍屯兵而守也又曰車師前王治交河城有

河水分流

栩陽離別賦臨江愁思歌

漢書藝文志

又有臨江王及愁

復令悲此曲紅顏餘幾多

言彼栩陽賦五篇

思節十歌四篇 別為賦臨江之愁思作歌者復令

### 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

周書明帝紀曰帝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

者八十餘人於麟趾刊校經史公之得預

此時也又北史庾季才傳曰武定二年與

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劉儀同劉臻也

### 金石篆河浮雲霧

孔安國尚書序曰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

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

經皆科斗文字玉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

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  
更以竹篇寫之增多伏生五篇竹書紀年  
日黃帝五十年天霧三日三夜龍圖出河云香上延

閣碑石向鴻都魚參典略曰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

廣內秘書之府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初丞相公孫

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有延閣

廣內秘書之府後漢書曰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

門學生蔡邕書問於碑令工鐫刻於太學門外碑始

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

諸為尺牘及書鳥篆者皆引名遂至數千人焉

書稱博士明經拜大夫漢書曰伏生濟南人也故為

者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詔使朝錯往壁池寒水落

受之又曰韋玄成以明經擢為諫大夫壁池寒水落

學市舊槐疎之一作枯三輔黃圖曰壁靡如璧之圓雍

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持經書也又曰元始中起

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高譚變白馬雄辯

塞飛狐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

之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月落將軍樹

風驚御史烏後漢書曰馬異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漢

書朱博傳曰御史府中列柏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

之後二歲休廢子雲一作汗簡溫舒正削蒲漢書御史大夫之職

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劉向別錄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

漢書曰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後

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位至臨淮太守連雲雖有閣終欲想江湖曹子建節

遊賦曰連雲閣以遠經潘岳秋興賦序曰高閣連雲又口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

# 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

和宇文內史昶悼周明帝也周書明帝紀云  
武成二年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卿大夫

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  
月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漸辛丑崩於延壽殿

北原風雨散南宮容衛疎北原北陵也原陵通稱西

圖曰太上皇葬樂陽北原漢書音義曰原再也謂已  
立廟更立者為原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

南宮待詔還金馬儒林歸石渠三輔黃圖曰金馬門

雲臺待詔還金馬儒林歸石渠宦者署武帝時大宛

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為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  
徐樂皆待詔金馬門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確石為渠

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祕書焉徒懸仁壽

鏡空聚茂陵書周書明帝紀云帝善屬文拏採衆書

凡五百六卷所著文章十卷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  
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二尺二寸暗著庭中  
向之便寫人形體漢武內傳曰武帝遺詔以雜道書  
三十卷置棺中河中太守張純以書進宣帝時有武

東子山集  
卷之三詩  
七

帝典書郎冉登見之流涕曰此先皇殯時物也漢  
云武帝葬茂陵臣贊曰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竹淚垂秋筍蓮衣落夏藥博物志云舜二妃曰湘夫  
人舜崩二妃啼以淚揮竹

竹盡斑楚辭曰製芰荷以為  
衣王逸曰芰菱也荷芙蕖也

居三輔黃圖曰故文帝廟號顧成廟孝文四年作顧  
成廟在長安城南文帝自為廟制度逼狹若顧望

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也景帝陽陵  
在長安城東北四十里按景帝五年作陽陵起邑陽

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丈舊蘭懽悴長殘花爛熳舒別有昭陽殿

長悲故一作班婕妤漢書曰班婕妤好成帝即位選人後  
班婕妤宮始為少使嬖而大幸為婕妤好居

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好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宮作賦自傷悼成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以喻宇文內史入重陽園有傷悼之辭也

忝在司水看治渭橋

本傳云孝閔踐祚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是也漢書注蘇林曰渭橋在長安三里跨

渭水為橋和庾司水灃橋灃橋詩

大夫參下位言已為下大司職渭之陽言為司水看

水之富平移鐵鎖一作甘泉運石梁首陽秋曰杜預

所謂造舟為梁也博物志曰秦始皇在驪山之北運

取大石於渭北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為不流于入

唱萬大如掘跨虹連絕岸浮龍續斷航爾雅曰

春之月虹也郭注云俗呼為美人虹江東呼雩月令季

雅注曰兩厓累者為岸說文曰龍大龍也玄中要記爾

為千歲之龍能與人語江淹恨賦曰方欲駕龍

航胡春洲鸚鵡色流水桃花香水經注曰黃鵠磯在

庚子山集卷之三詩



鵝色言綠色似之也漢書溝洫志曰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師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如

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星精逢漢水洋眾流猥集波瀾盛故謂之桃花水耳

帝釣叟值周王干寶搜神記曰蜀張寬漢武帝時為侍中從侍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

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

戒不潔則女人見史記曰呂尚蓋嘗困窮年矣以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

悅載與俱歸立為師平堤石岸直高堰柳陰長廣雅曰堰潛堰也謂潛築土以

壅水也羨言杜元凱河橋獨舉觴晉書曰杜預以孟津渡

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

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不能施其後巧

# 北園新齋成應趙王教

虹粉豉鳥翼山節拱蘭枝

爾雅曰：粉，豉也。粉，豉也。翼，

屋榮也。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又云：列芬檠以布

椽如翼也。此言虹芬若虹。梁矣。芬音份。包咸論：書梁

語注云：節者，栒也。刻鏤為山蘭枝木。蘭枝也。書梁

雲氣繞彫牕玉女窺王褒甘泉頌曰：繡栒雲楣。薛琮曰：栒

梁也。皆雲氣。畫如繡也。魯靈光殿賦曰：玉女窺牕而下視。月懸惟返照蓮開長倒

垂如月之照也。賦又曰：反植芙蓉。張載曰：反植者，根

在上而盤根。細壤石行。雷暴澆池長藤連格。徙高樹

帶巢移鳥聲。雜轉花風直。亂吹白虎。題書觀玄鏡

帖射皮後漢書：白虎觀周文絃入舞曲。月扇掩歌兒

張蜀廣雅曰：琴五絃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

宮少商。見世木。班婕妤怨歌行曰：裁為合歡扇。扇圓

月明玉節調笙管金船代酒卮  
說文曰古者玉璫

其白璫前零陵文學姓奚于冷道舜祠下得笙玉  
璫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凰來儀也漢書音義

日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古以玉為之故云不但竹也按璫从  
玉管從竹節約也

事曰陳思有神思為鳴頭杓浮於九曲酒池王意有  
所勸鳴頭則迴向之又為鵲尾杓柄長而直王意有

所到處於樽上鑱之鵲則指之大業拾遺云作小船  
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船行酒每一船一

人藥酒杯一人捧酒鉢一人撐船二酒盪漿遠曲水  
池隨岸而行疾於水飾木人於池一匠酒船得三遍

每到生客處即停住藥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酒客取  
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迴頭杓之遺陳思王所制

杯船依飾自行按金船卽鳴頭杓之遺陳思王所制  
也後李白詩云却放酒船卽鳴頭杓之遺陳思王所制

香皆云酒卮若論曹子建天人本共知  
魏略曰曹植之

蓋本此也  
若論曹子建天人本共知  
厚嘆曹植之

天林謂之  
若論曹子建天人本共知  
厚嘆曹植之

同會河陽公新造山池聊得寓目

魏書曰李綸為河陽郡公

橫階仍鑿澗對戶卽連峰暗石疑藏虎盤根似臥龍

楚熊渠子漢李廣皆夜行射寢石以為虎故石疑藏虎拖樸子云千龍之松其狀如龍故根似臥龍也

沙州聚亂荻洞口礙橫松陸機云藟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荻引泉

恒數派開巖卽十重北閣聞吹管南鄰聽擊鐘左太冲詩

曰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菊寒花正合杯香酒絕濃山來魏公

子今日始相逢漢書地理志云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故河陽公稱魏

公子比戰國信陵矣

### 登州中新閣

跨虛凌倒景連雲拒少陽漢書如淳注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徙下照故

其景倒曾靈光殿賦曰承明堂於少陽李善注云漢書曰少陽東方也凌倒景言其高也拒少陽言其在

東璇極龍鱗上雕甍鵬翅張甘泉賦曰璇極之頭也

也皆以玉飾也漢書音義曰三輔間謂屋梁為極也魯

靈光殿賦曰則繒綾而龍鱗說文曰甍屋棟也徐鍇

曰所以承瓦聲莫耕切莊子曰北海有鳥曰鵬旋極

言以玉飾梁也龍鱗似龍之鱗雕甍畫棟也鵬翅謂

棟翹者千尋文杏照十里木蘭香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文杏材有文

采者也述異記曰木蘭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

王闔廬植木蘭於此川構宮殿也開居賦曰刻木蘭

以為榱兮飾開牕對高掌平坐望河梁西京賦曰綴

文杏以為梁鳳最高掌遠蹠以流河曲開牕對高掌者言對二華

之山也魏文帝燕歌行曰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

書須韋仲將後漢書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子

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賦甚奇之遂輟世說

白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

之既下頭鬢皓然用龍來隨畫壁鳳起逐吹簧毛萇

勅兒孫勿復學書龍來隨畫壁鳳起逐吹簧

笙也說文曰笙象鳳身言詭石作芙蓉影池如明鏡

龍疑真刻鳳儼若吹簧也

光呼郭璞曰江東人花梁反披葉蓮井倒垂房者淮南

子曰大構駕典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餘高誘口雞

棲井餘復金葵井刻花置其中也餘音貫漢書有井

餘樓餘音韓西京賦曰藉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

也飾華棖與璧當流景曜之躡躡薛綜注曰茄藕莖

張窀垂珠張載注云綠房芙蓉之房也芙蓉蓮也窀

也云蓮井者當棟中交木徒然思驚賀無以預鵬翔

淮南子曰大厦成而鸞雀相賀莊子曰北溟有魚其  
 名曰鯤化而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鵙鵙賦云  
 驚鵙鵙鴻李善注  
 云鵙狀如鶴而大

歲晚出橫門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  
 西面第一門曰橫門

年華改歲陰遊客喜登臨  
楚辭曰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據鞍垂玉

帖橫腰帶錦心  
後漢書馬援據鞍顧盼 冰弱浮橋沒沙虛馬跡

深倚弓依石岸回林向柳陰  
 習瓊來勸酒文君過聽

琴  
于寶搜神記曰魏濟北郡從軍掾弦超以嘉平中  
 夜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

姓成公字智夔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  
 超當其夢也精美感悟嘉其非常人之容覺悟欽想

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駕輜轔車從  
 一婢服羅綺之衣姿顏容體壯若飛仙自言年七十

視之如十五六輩止有壺棹青白琉璃五貝飲啗奇  
 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遂為夫婦漢書曰卓王孫

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

明朝雲雨散

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

婦人曰妾巫

何處更相尋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夢一

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

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

如言故為立廟曰朝雲

北園射堂新成

周書若千惠傳大 初嘗造射堂

軒臺聊可習仙的不難登

軒轅臺射者 上母之山有

轉箭初調箬橫弓先望朔

箬音括箬會也 出謂與驚心

一雁落連臂兩猿騰

由基事注已見 養直知王濟巧誰

覺魏舒能

世說曰王君夫有牛名八百 里駁常瑩其

卿牛以錢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日

謂駁物無有

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

便破的卻據

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

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少工射為

後將軍鍾毓



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  
 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間雅殆盡其妙毓嘆  
 之曰吾之不足  
 盡卿如此射矣  
 空心不死樹無葉未枯  
 藤擇賢方知  
 此傳卮喜得朋也  
 禮記鄭注曰卮酒器  
 易曰東南得朋

此傳卮喜得朋也  
 禮記鄭注曰卮酒器  
 易曰東南得朋

此傳卮喜得朋也  
 禮記鄭注曰卮酒器  
 易曰東南得朋

此傳卮喜得朋也  
 禮記鄭注曰卮酒器  
 易曰東南得朋